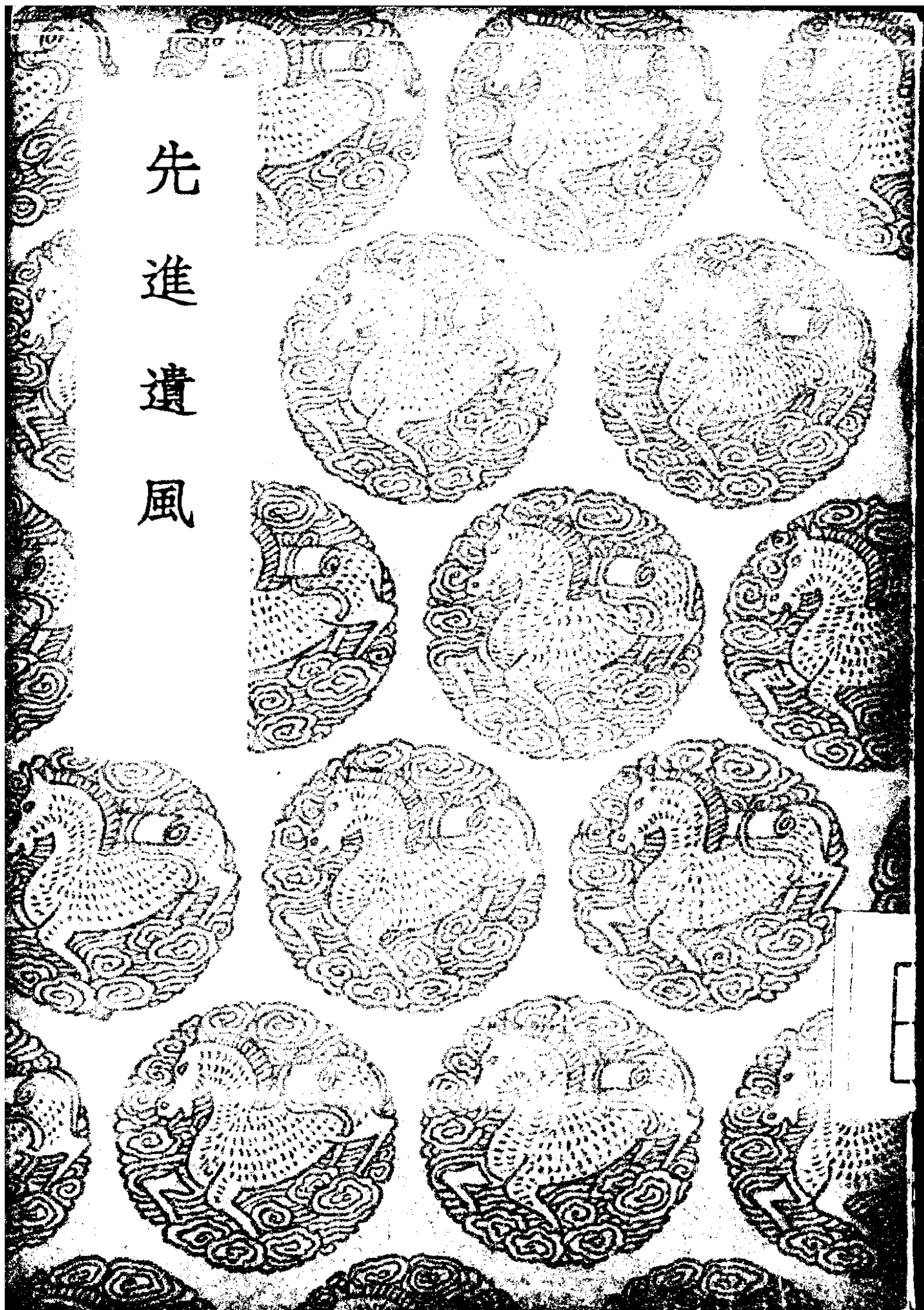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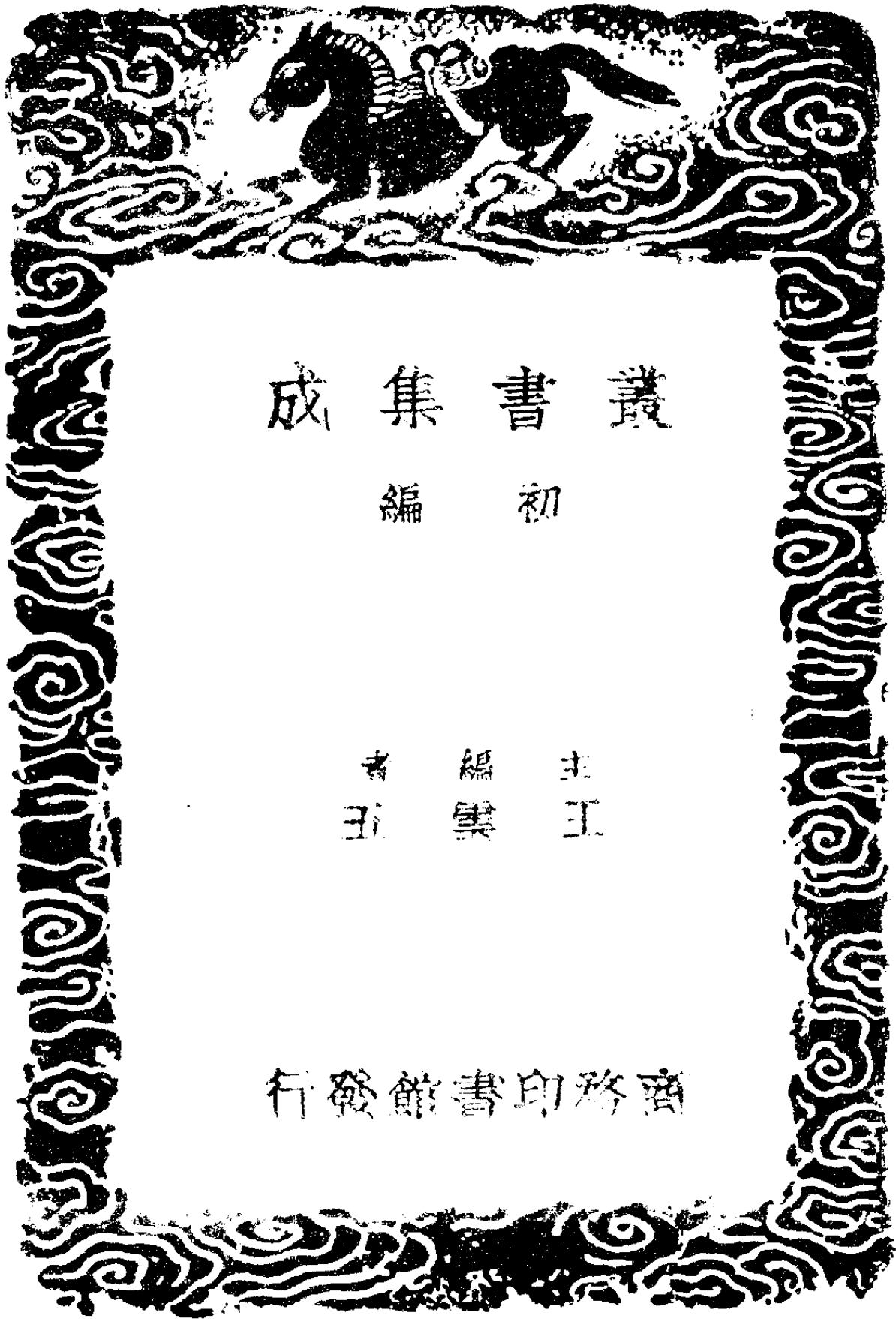


先進遺風





成集書叢

編初

者編主
五雲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先 進 遺 風



歌 定 向 輯 著
毛 在 增 補

先進遺風

本館據寶顏堂秘
笈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先進遺風卷之上

楚黃耿定向輯著

太倉 毛在 增
華亭 陳繼儒 訂

學士宋文憲公謙。公嘗曰。古人為學。使心正身修。措之行事。俯仰無愧而已。繁辭複說。道

於倫品。與人交。和易任真。內誠外恕。一見信服。汲引後學。如恐不及。平居布衣疏食。無異貧士。或勸為

子孫計。曰。富貴一家物哉。我乃所以遺之也。自少至老。未嘗一時去書。致仕居青羅山。閉門纂述。人不

見其面。權要索文者。非其人。雖置金滿橐。一字不與。縱與之。亦不受餽。日本使奉敕請文。以百金為獻。

公卻不受。上以問公。公對曰。天朝侍從之臣。而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也。

叅政陶姑孰郡公安。上與儒臣論學術。公對曰。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上曰。邪說害道。猶美色眩目。鮮

不為惑。自非豪傑不能決去。夫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正道不興。天下烏得而治。公頓首曰。主誠探本

至論。

惟公當天造矢謨。首以正學術為主。而高皇都兪重懲邪說之為惑。伏祝教民榜。崇正息邪。赫然不

顯矣。毋亦公啓之耶。宋學士稱說古人學術。必證之心身行事。先進之學術可觀矣。

楊文貞公士奇。以元宰歸省。過湖中。邂逅一張叅政者。風駛舟上下。則各舉手一笑。竟別。抵維揚郡守

083

112

2:2806



令先日候無耗。翊日舟至。守令竟不相聞。過去訪友人。則相與聯寢。語達旦。自常廩外無別供。鄉人得以隻雞束薪相辭受。其細如此。其大可知也。予因是又知當時上下省事。殫力民務。而化國日長矣。予觀文貞爲此。良有本文貞雅言天下事。當以天下萬世心處之。嗟夫。末世之有天下萬世之心者。誰哉。見胡子公正統初。每朝罷歸邸。或正襟危坐。長吁不已。或獨倚闌立。或月下閑行。通夕不寐。夫人問其衡廬稿故不答。一日早朝回。忻然喜動顏色。夫人問曰。每朝回多憂。今獨喜何也。曰。主少國疑。擔荷重任。懼不勝。故多憂。今早看上聰明。已能覽章奏。決事。重任可釋矣。先輩憂喜。一係國事如此。見灼艾集李文達賢。入仕。初公以不識爲歉。南陽守。公友也。邀之往見。文達不可。曰。素無識而造門。是求知也。士夫兩賢之。

楊文敏公榮。天台魯中丞穆。登進士後。還鄉。杜門讀書。絕跡謁請。嗣戒行還京。有司具腴贖贈之。固辭弗受。或曰。行以贖禮也。奈何拒之。魯公曰。筮仕之始。未有分毫益於鄉里。而先厲之。忍乎。嗣拜監察御史。尋擢福建僉事。摧抑豪右。無所顧避。文敏時執政。家人有犯者。亦不少貸。文敏以爲賢。特薦於宣廟。遂拜僉都御史。魯公歷仕二十餘年。家無餘貲。被服如寒士卒。之曰。家無以殮。賴諸公卿賻。始克襄事。跡公終始若此。於文敏之知。可謂亡負矣。

論曰。魯公初第時。卽不忍厲其梓里。如此。其衷篤。其識遠哉。嗣劉忠宣發解時。臺司檄有司佐贖。公念里中阻饑。懇辭之心。與魯公同。窮視其所不取。達可知已。魯公僉閩臬時。法繩執政之家。亦不少

貸剛正不阿。其自立者素也。乃文敏故以爲賢。特薦之宣廟。此與文定之薦范令同。達視其所舉。前輩之爲國爲民。無以有加如此。按魯范兩公。皆天台人。人謂台人多崢嶸。有節概。其風自昔已然耶。

執近世俗子。一離費序。希覲有司。如責價夙負然。既列職仕。其媚權貴。如脂韋然。識趣若此。世何賴焉。

楊文定公溥。執政時。其子自鄉來省。至京邸。公問曰。一路守令。孰賢。其子曰。兒道出江陵。其令殊不賢。曰。云何。曰。卽待兒苟簡甚矣。乃天台范理也。文定默識之。卽薦陞德安府知府。甚有惠政。民到今頌之。再擢爲貴州左布政使。或勸范當致書謝。范公曰。宰相爲朝廷用人。非私理也。何謝。竟不致一書。逮後文定卒。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己云。

程襄毅信。公一見而奇之。與論人品。確有定見。曰。遠到器也。薦爲吏科給事中。卒爲名臣。

憲副劉公仁宅。華容人。忠宣公父也。永樂庚子貢士。初仕爲瑞昌令。同邑人嚴某。令高安。同入覲。文定遣一价往矚之。价還白公曰。嚴丈富貴。雅稱官也。劉丈藁席布被。瓦盆煤竈。猶然窮人耳。公心識之。劉與嚴皆公隣邑人。且有嫌。嚴賈劉。特先見。贄以幣。公麾之。劉嗣見。具茗一袋。蜜一缶耳。公嘉納。尋擢爲御史。劉公爲御史時。六七人共一馬。更迭出入。常與同僚約。過除歲。各具一肉一蔬。或具肉二。豆酒一壺。同僚甚訝其奢。公出所有。惟一枯魚而已。後陞廣西憲副。歸囊惟七金云。正統庚申。文定以展墓歸里。劉公時爲御史在京。公還朝。過華容。便造焉。問忠宣曰。汝父在否。曰。在道中未回。曰。汝母安在。曰。適隣家磨麵去矣。乃起徧視家中所有。遂引忠宣詣寢室。見牀上惟蒲席布被褥。喜曰。所操若是。可稱

御史之職矣。既去，劉公回，忠宣白其事。劉公曰：「此必鄉先生楊少保也。其爲人縝密，故觀人於所忽。若

此。右忠宣爲蕭僉憲臆言。見夢醒錄。蕭僉憲。河南新野人。按文敏過華容。忠宣時尙黜。

夢醒錄曰：噫！今有官侍御而蒲席布被褥者乎？其妻有躬操井臼以爲養者乎？惟昔東漢王良爲大司徒，布被瓦器，司徒史鮑恢以事過其家，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事類此。蓋嘗嘆世之爲官者，其行誼日薄，一日其受用日豐，一日其聲價日損，一日其勢燄日張，一日而民生則日憔悴，一日豈不悲哉！余按李文正著劉公狀，述劉公令瑞昌，其平亂功甚鉅，惠洽於民甚深，人有不爲也，而後可與有爲，信哉！文定初遣僕偵公於旅邸，嗣過家，又矚之，維時廟堂上急於知人也如此，舉措如此，吏治蒸蒸，民生熙熙，有以也。

附余里莊襄劉公天和。任三邊總制時，差健卒取其孤孫，暨一孤姪來任所，撫之。比至華州，其僕夫偶篋門役，門役庸愬於州守，州守怒，弗爲禮，封鎖其門，卽薪米不供。二孤至，饑渴甚，不得已，令從者踰垣竊出，乞食於素所知交家，微行去。州守隨投牒公所，備陳從僕虐門役狀。二孤既抵任所，環公夫人前，泣訴途中爲守所苦云云。夫人憐甚，嗣州守以事謁制府，家衆跂足側窺，計公必督過守已，乃公故禮遇之，有加，後復特薦其賢能於朝。

余里劉端簡公采。任右司馬時，余同年尙德恆氏爲麻邑令，故廉直，不避貴勢，公姻里多不悅。在京日，譖於公所，余一日謁公，意爲解之，以同年故嫌於比口，悛悛不能盡詞，公曰：「然，吾故知尙令必潔廉。」

人也不待公言。何以明其然。凡人有慾則不剛。卽尙令君之懲治吾家諸僕。更不少貸。其操可知已。余嘆賞公明決而能自克。若此時時述爲諸公卿道之意。凡爲鄉縉紳者。皆識此意。庶牧民者得展布云。論曰。國家張官置吏。凡以安民也。吾儕誦詩讀書。師法孔孟。將以究安民之術也。一旦躋臚仕。或進據郡縣之上。或退居閭左之間。惟悅牧民者之曲意。徇我。而於斯民之瘼若蔑聞者。則上負國家。自負所學。亦甚矣。省夫。

楊文懿公守陳。以洗馬乞假覲省。行次一驛。其丞不知其爲何官。公與之坐而抗禮。卒然問曰。公職洗馬。日洗幾馬。公漫應曰。勤則多洗。懶則少洗。無定數也。俄而報一御史且至。丞乃促令讓上舍處之。公曰。此固宜然。待其至而讓。未晚也。比御史至。則公門人也。蹠而起居。丞乃睨御史不見。蒲伏塔下。百狀乞憐。公卒亦不較。歸則讀書田間。不輕謁官府。時陸司寇卒。有御史過而不弔也。公欲警之。於其來謁。令關人辭曰。適聞弔陸尙書。先至彼以候。以故失迓。御史旋復詣陸。先令其子主事君。至彼辭曰。家大人遲公良久。不至乃歸。其人頗慚。公偉才高第。藻詞淵學。藝林推爲雄長。而介潔自持。未嘗干求恩澤。爲翰林五品者。十有六年。而不調。權倖有欲引之者。使所親諭意。公語所知曰。吾猶嫠婦也。茹荼積久。乃以白首改節耶。濡遲散秩。竟以三品終。見張東沙芝園集。

黎文僖公淳。公素儉朴。患鄉俗好侈。躬自裁抑。倡之。婚葬飲宴之禮。人多視以爲則。重倫尙節。痛違祿養。極嚴廟祀。兄嫂卒。其子及女皆幼。育爲己子。嘗歸省。至臨清。適山東按察副使董國器妻死。而董使

未還。特使人舁其柩以歸。太常卿余孟亨卒。家貧不能舉葬。公倡同鄉士紳合賻襄其事。鄉吏鄧祿寓銀數十兩。後祿死。藏所寓物。候其子長。還之所居黃洋渡。積潦病涉。捐私帑築堤四十丈。民到今利焉。訓諸生日。壘壘不倦。登甲科仕中外者。相接踵。下逮胥吏。有嚮學者。輒優給之。後亦多成名云。惟公風致若敦朴醇厚長者。乃主順天場試事時。有試卷奇甚。後場不類。疑有弊。勾稽墨卷。得謄錄截卷奸狀。按其事。而取是卷爲解首。則名士馬中錫也。其精明又若此。公能盡職殫心耳。此弊開時。益多所從來矣。

李文正公東陽。幼負雋才。藉有清譽。藝林推爲神駿。雲路比之祥鸞。其推轂天下士。孜孜如不及也。其

爲相也。會逆豎劉瑾亂政。毒螫縉紳。公委曲周旋。多所全濟。衆頗賴之。蓋瑾竊太阿之柄。大肆憑陵。目中已無天子。獨公以素望稍加欽重。其清約之操。出自性成。冬月不爐。披冊操觚。不勝其慄。輒就日而暴之。日移亦移。其儉如此。余家尙書邦奇。公門人也。一日侍坐。有興化守者亦公門下士。以覲事至京。緘兩帕四扇。令從吏饋公。公曰。扇以染翰固可。但多帕奈何。吏頓首於庭。乃啓緘取扇而歸。其帕云。卽此一事。古風可想已。見張東沙芝園集。

公致政後。遷菴楊閣。老載酒看過懷麓堂爲壽。觴以金。公訝曰。公近亦有此器耶。遷菴有慚色。自是不敢用以觴云。

附趙司成永。號類菴。京師人。一日過魯學士鐸邸。魯公曰。公何之。司成曰。憶今日爲西涯先生誕辰。

將往壽也。魯公曰：吾當與公偕。公以何爲贊？司成曰：帕二方也。魯公曰：吾贊亦應如之。入啓筭，索帕無有。躊躇良久，憶里中曾餽有枯魚，令家人取之。家人報已食，僅存其半。魯公度家無它物，卽以其半載與趙公俱往。公所稱祝公烹魚沽酒以飲二公，歡甚，卽事倡和而罷。

右聞諸都人劉憲副效祖者，劉耳承之。趙司成亦都人，與魯公皆公門人也。

耿子曰：公仕宦五十餘年，柄國且十有八年矣。鄭端簡謂公卒之日，不能治喪，門人故吏釀金錢贖之，乃克葬。又謂嘗過其門，蕭然四壁，不足當分宜輩一宴之費云云。則公平生所以禔身者可知已。彼時權璫狂獬，公卿鮮不受其螫者，而卒不敢有加於公，公豈有權術牢籠之哉？毋亦貞操潔履，有以服其心邪？

羅文恭述楊文襄一清爲相時，有人餽美珠一斗者，公直受之。嗣諸邊將謁請留侍左右，詢邊事，公隨出所受珠，分勞之。投之地，頃刻立盡。門生有以貧歸者，發囊助給，率數十百金以爲常。蓋以天下財爲天下用，而不爲私蓄，卽比於一介不取可也。近楊太宰述徐文貞爲相時，亦常捐千金爲邊將紓禍，意亦若此。昔寇萊公出人將相，終身不蓄財產，無聲色之娛，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時有破壞，則命補葺，自入官所得俸祿，賞賜金帛，惟務施與。史所謂內儉外奢如此。古人肩鉅任重，志在國家者，大都然耶。余嘗尙論楊文簡躬清儉，郭令公減聲伎，評唐之相業者，未可以爲低昂。韓魏公有玉盞，司馬溫公無茶具，評宋之相業者，未可以爲較優劣。視其所存所樹，何如耳。昔人云：平仲儉矣，夷吾則奢，均爲齊

良相。若由今之世，維今之風，與其奢也寧儉。

劉忠宣公大夏成弘間，多碩人，粹然皦然，足稱古純臣者。公是已。公生而岐嶷穎敏，楊文定一見，目爲國器。髫年從父憲副公任，父按部歸，履新靴，公疑出時無是，卽以請父，示爲餘廩易者，乃釋。門者手一銀釧遺公，公引付父所善大參某，所詰其從來跡，維時識趣若此，介其性成耶。甫弱冠，發解臺司檄有司佐贐，公念里中阻饑，固辭謝焉。已成進士，選讀中秘，懇願外補，習民事，執政嘉之。旣授諫垣，以親在辭，乃授兵部主事，已爲職方郎時，警報旁午，調發戰守諸巨務，尙書余子悉倚公畫，才望輝著，時權璫用事，邊兵侍缺，欲援之超補，尙書亦喜得公助，已數趣之造謁，且擬助之贄，公固辭，謂福薄不敢承，久之以資擬晉同卿，公又以志在親民爲言，乃出參閩藩，其恬於進也如此。秦陵初立，庭臣奉詔薦公陞督撫，嗣祇以常調轉廣東右轄，已轉浙江左轄，敷歷藩司，凡九年，始以河患晉副都御史，踰三年晉戶侍，理餉雲中，還卽三疏乞休，已乃起嶺南大制帥，踰年召爲大司馬，無何秦陵升遐，武宗嗣，政在權璫，遂乞骸歸，歸三年而劉瑾之難作，先是理河事竣，餘工費二千金，瀕行，藩臬舉爲公贐，公令籍之府帑，被逮，經汴，二司擬以遺瑾，公曰：此寧能飫彼意，第舉殘骸畀之耳，繫詔獄，將甘心焉，同難者謀行賄紆禍，子姓丐貸四方，知舊擬贖金，公曰：如此而死，拚一身耳，如此免死，則累一生，且累子孫矣，賴屠中丞得減死，戍肅州，行時故人贈遺，悉謝絕，止受同年李文正一羊裘，至肅無資，諸司憚瑾，毋敢館穀，三學生徒輪食之，有總戎某公所舉者，遺百金，曰：患難中，非復在位時，公曰：不聞語云，及其老也，戒之在得。

乎。參將某遣使致餽，勅其使不受亡返。公曰：吾老惟一僕，日食不過數錢，若受此，僕竊之逃，不將隻身陷此耶？尋同戍鍾尚書囊貨果爲僕竊而逃，人服公先識云。公自髫至老，卽患難顛沛中，介節不渝。若此，自理餉得請歸，預爲壽藏，紀其生平履歷歲月，刻石載歸，遺言子孫，毋丐名人撰誌銘，毋援例求恩澤。公蓋不獨生忘榮利，身後名寵亦忘之矣。公嘗曰：居官以正己爲先，所謂正己，不特戒利，亦當遠名，不虛耶？任職方時，匿故牘，寢交南之用兵。權璫汪直，獻取安南策，以中宗索永樂中調軍數，公匿其籍，謂司馬曰：此策行，死者何可萬計，國脈民命所係也，事乃寢。陳形勢阻朝鮮之改貢道。朝鮮使請改貢道，避建州虜患，有中官爲之地者，公陳先朝迂道之深意乃止。其慮遠，其識卓矣。參閩經略海防，分築造艦建廩計室，政至今垂焉。轄廣東以恩信，撫諭田州叛不煩一旅，繼平後山寇，下生擒令，不妄殺一人。公卽經武，亦仁心爲質耳。在越提調棘園，忽遭水沴，士人大譁，公權宜聽其出留，譁乃戢，且得士爲盛。隨機應卒，智亦圓矣。河決張秋，公身親量度，疏上流以分水勢，築長堤以捍橫流，五旬而告成功，督餉雲中，行收市法，糧草少亦報中，權貴不得把持，公所至著績，隨事奏功，其通才哉！抑有此純心也。晚遇秦陵，心膂是寄，帷幄疇咨，如謂去塞劫虜之非策，謂兩廣鐸木香料之耗材，謂漕運京操之累軍，謂事由閣部大臣，則權不旁落，謂以揭帖論事，則弊踵墨勅斜封，議汰騰驥四衛之冒充，議省光祿之冗費，議革中貴鎮守之蠹害，閱司寇讞獄忤旨救解之，王文莊才堪大用，亟薦之，李本緣外戚，干大帥力格，其傳奉魯麟挾部落，要驟遷策，任其還部，造膝矢謨，詳具宣召錄者，無非宗社之至計，經國之遠猷也。惟公故無窳援，第此朴忠，蒙茲特眷，同僚之怨言，宮門之飛語，咸能鑒之，黃髮詢茲，魚水孚契，秦陵真

聖主哉。公自戶侍予告歸，構草堂於先壟之次，讀書其中。作東山賦以見志，平生不爲人通私書請託。藩臬守令往造者，不謁謝，薄田僅足供衣食，里隣或肆侵奪，任弗與爭。嘗有李某併其世產，族人走書告公，公署其尾曰：昔詹尙書家亦有是，詹報家人詩曰：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舍光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我雖不及古人，望爾輩弗爲詹氏子孫也。公言財貨惟務農服賈，凡力得者獲用，其餘易致之物終非己有，子孫視之亦不慎惜。況官貨恃入者乎？後起大司馬歸，仍居草堂，再著東山後賦，戴笠乘驢，往來山水間，於始祖塋次作敦本堂，歲舉二祭，祭畢有燕以合族人爲家規，誦於燕所訓之，族人貧不能存，死不能葬，長而不能嫁娶者，皆有賙，值歲稔，族阻饑，嚮玉帶買穀賑之，常欲效范文正置義田，以無貲未就，公居鄉，忍讓敦睦類若此。惟公轄廣東時，常乘小艇訪白沙，白沙問其學，曰：予存心之功十九，致知之功十一，公之建樹，良有本哉。又聞公語陸吉士曰：仕途不可廣交，受人知只如朋友，若三數人得力者，自可了一生。惟公朝著之交，如李文正、張簡肅、戴恭簡、山林之交，如陳白沙、李大涯輩，真可了一生耶？吳司空廷舉云：憂民如有病，對客若無官，公之謂也。李文正謂公與物無忤，臨事有爲，林司寇後稱公清約如知白，先憂如希文，公望如彥國，能處大事如子明，確評哉。于肅愍公謙被害時，籍其家無長物，惟上賜盜甲袍帶，未幾代公尙書陳汝言敗，上曰：于謙囊橐罄懸，汝言臟穢山積，賢否相去奚啻天淵。石亨害公者，從旁聽上言，低頭太慚。秦襄毅公絃被逮時，上命太監尙亨籍其家，止得黃絹一疋，故衣數事，亨還言公貧狀，上親閱其貲，嘉

嘆良久。立釋公。且賜鈔萬貫。旌其廉。

劉忠宣宣召時。戶侍劉宇凱柄用。秦陵鑿識其人。曰某小人也。而某故恨公不爲己地。又童闈有伏緹衣。後洩公革鎮守語者。中貴亦恨之。某尋附瑾。得入政府。嗾瑾曰。籍劉尙書家。可得幾萬金。瑾因撫岑濬事。矯制逮公。屬官校羅某闕。公貲產羅至。廉知公貧。餽羅以酒器。固辭不受。惟索詩一律載之。

論曰。凡貨賄未有悖入不悖出者。三公以籍沒益顯其廉。先識此耳。俾分宜輩。蚤能識此。奚肯以身爲溝壑。以家爲縣家外府。藏蝸囊。虺以自毒害其子孫哉。

當代明主。亦不蔑視天下士矣。悲夫。識不蚤也。

章文懿公懋。公任翰林時。朝廷舉張燈故事。命下詞臣詠詩。公率同官莊景黃仲昭。援蘇長公疏意直諫。忤旨左遷。尋陞僉事。年未及艾。卽力辭官歸。力田自給。四方學者雲從。家貧。刈蔬脫粟而餉之。或諷爲文章。曰弗暇。或請著述。曰儒先之言。至矣盡矣。刪其繁蕪可也。弘治中。薦起爲南監祭酒。以母喪力辭。詔增設司業廳以居。終制赴官。世廟初。進南禮部尙書致仕。公嘗謂門人董遵曰。待客之禮。當存古意。今人多以酒食相尙。非也。聞薛文清公居家留客。止用以雞黍。盛以瓦器。酒三行。就飯而罷。又魏文靖公居家。客至。必留飯。止一肉一菜。雖不之公府。必回訪。舟次有所相遺。必答禮。不虛受人惠。此二公可法云。

附太宰漁石唐公。致政家居時。出入惟徒步。有陳大參良讓者說之曰。翁官居八座。年邁七旬。故天下

大考也。孔子曰：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翁學孔子者，而顧欲過之耶？公曰：固然。第吾楓山先師致政歸，祇是步行，未嘗乘轎。迺姪朴菴公名極及竹澗潘公名曾俱守此禮。吾安敢違耶？浙有楓山，殆猶魯有岱嶽，其遺矩所留，諸公皆率履弗越如此。

論曰：楊仲修謂公諫燈火，非是。謂詞臣職當應制中含納，約如孟子告君意可也。此說良是。又公以玉堂蔬圃詩中秋賞月詩忤時相，想公不欲以辭賦名家，亦少時意氣激昂如是。顧公德業聞望，燁燁士林，流風懿範，孚洽閭里，跡鉅公名卿，率其遺軌，不敢違越若此，豈可以言諭色取哉？嘗聞其教學者，謂心胸欲大，必有窮理工夫，心纔會大，又須心小，必有涵養工夫，心纔會小云云。晚蓋進於道矣。不直以一諫燈火一忤相臣，揭揭表樹已也。且跡其難進易退，真有塵視軒冕槩矣。

附論唐公以高年太宰，徒步里中，陳大參執孔子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語謂之，亦是。顧公以前輩風軌謹守不渝，長厚哉。後吳文定寬、朱恭靖希周，俱以清華位至崇臚，其居里第也，亦多徒行。魚魚雅雅，如一庠士。古所謂鞠躬君子，非乎？可以敦澆薄矣。王莊毅絃、李襄敏乘，俱以尙書縣車在里。王公抗志寡交，非其人不與。李公出入閭巷，每與市人對奕，終日無忤。三規李白，朝廷大臣，而與閭巷小人戲狎，何自輕之甚？李曰：所謂大臣，豈能常爲之？朝野固自不同，何至以官驕鄉人哉？意見不同如此。余惟夫子之在鄉黨，所謂恂恂如者，想無容亦無狎也。

羅文毅公論：性慷慨樂善，不疑人欺，自少勵志聖賢之學，嘗曰：舉業非能壞人，人自壞之耳。郡守嘉其

學行而憐其貧。命邑令周之。謝弗受。成化丙戌。廷對幾萬言。指切時弊。拳拳以格君務學爲說。中稱引程正叔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語執政欲節其下。句不從。賜及第。授官修撰。後會大學士李賢遭喪去。朝廷留之。公詣其第。告以不可踰數日。歷陳起復。非是。援宋富弼及劉珙故事疏奏。忤旨落職。提舉泉州市舶。明年商文毅相召復原官。尋改南京。聞白沙陳先生緒論。慕之以疾辭歸。時與來往。居金牛山。山有洞名曰太玄。結茅以居。取給於隴畝。往來共樵牧。受徒講學。以註經爲業。若無意於世者。嘗欲倣古置義田贍族。或助之堂食錢。弗受。一日訪友。值嚴寒。衣單縷。凍不可忍。入其書室。擁衾而坐。友人知。解衣衣之。行遇乞人僵於途。輒解以覆之。去。客晨至留飯。妻語其子曰。瓶粟罄矣。之隣舍干之。比舉火。日已近午。亦曠然不以爲意。生平不視惡色。不聽惡聲。不恥惡衣惡食。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與居官者言。言民疾苦。見一饑寒凍餒之人。則傾家所有以賑之。大率義之所在。毅然必爲。人之毀譽欣戚。事之成敗利鈍。己之死生禍福。皆所不顧云。

嘗讀崔文敏鏡洹詞中誣公論。文達起復。非是。或亦自有見。顧謂公伎北人登相云云。則淺之乎。知公矣。不跡公生平終始觀之也。浚川云。充公之操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者。確論哉。余聞公及第。初嘗與叔父書曰。所謂好子弟者。非好田宅。好衣服。好官爵。一時誇耀閭里爾也。謂有好名節。與日月爭光。與山岳爭重。與天壤爭久云。此可觀所志矣。顧歸而依依白沙先生。時與游處。乃白沙之學。以致虛爲宗。以自得爲至者。而亦瞻瞻於公。何哉。蓋斯道之任重詣極。須得剛毅如公。而

乃可與立也。嘗誦白沙咏太玄洞什云。太玄在何許。乃在金鰲麓。綉壁不可援。丹房我當宿。洞門俯深幽。來者秉明燭。呼童烹金鯨。膏此千丈木。所以效愚切於公者殷殷矣。公之日進於高明。有以也。慨輓近世抗節厲行者。類視談性命爲虛罔。是所謂券外而內撻也。而志性命學者。又類以名節爲賈費。則所謂外撻而內韞矣。皆非也。甚者裂維蕩矩。忘廉恥而忍譏詢。是則何足與議哉。

吳文定公寬。歷官翰林坊詹。侍康陵東宮。宮中侍堅不欲太子近儒臣。數移事間講讀。公率宮僚上疏諫。

詳實錄

弘治十七年。集議孝肅太后祔葬廟禮。廷臣皆是公言定議。上喜。謂大義深恩。並行不悖云。

詳實錄

公爲人靜重醇實。無慨慷激烈之行。而能以正自持。遇有不可。未嘗碌碌苟隨。好古力學。至老不倦。於權勢榮利。則退避如畏。又篤厚倫誼。未第時。嘗讓貢於其友。同年賀解元。選疾京師。歸其家。朝夕視之。死爲服一月喪。其篤友誼如此。既官尙書。歸至里第。步行。未嘗乘輿。

謝文正公遷。初入翰林。有御史驟陞都憲。臺中循例丐公言爲賀文。公認其人素不爲公議所與。竟辭不作。

王文恪公鑿。公初授翰林。閉門力學。避遠權勢。弘治中。充經筵講官。中官李廣怙寵干政。公進講。意存諷諫。上退謂左右曰。講官云云。意指若曹也。後廣敗。大臣多被污。公獨不與。戚畹壽寧侯與公有媿。絕不與通。歲時問遺。輒廳去。或以爲過。公曰。昔萬循吉攀附昭德。吾嘗恥之。乃今自附壽寧耶。

鄒立齋公智。年十六。發解蜀省。迎宴日。閭巷觀者藉籍。嘆羨。公馬上占絕句云。龍泉山下一書生。偶占

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市兒何用喜相驚。比上春官。時鄉里一尊官。見而欣羨之。謂曰。某省一解元。與子相若。可一訪否。尊官蓋俗輩。第羨其均以妙齡掇巍科云爾。公初以其爲同志也。亟訪之。才晤坐已。其人忽問曰。子省榜首。坊金視衆舉子爲增幾何。公大悲。卽拂衣起。不答而出。吁。燕雀安知鴻鵠志也。昔人謂王孝先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着不盡。孝先艷然曰。平生志不在溫飽類此。公旣第。選館中秘。應詔陳言論。進君子退小人。大忤權貴。謫某州吏目。公年雖不永。未竟所志。其闕議偉節。到今燁然烈矣。

朱恭靖公。希周。公仕至南冢宰。歸里吳中。市貨溢衢。紛華滿耳。入公之室。蕭然如村落中。見野翁環堵。出與賓客游。魚魚雅雅。宛然一邑庠中舊時弟子。後生間有小不檢。則相戒曰。恐朱先生知也。

新建伯文成王先生守仁

今制刑部。有提牢廳。置獄吏若干員。典守獄囚。月更一主政總其事。凡囚自大辟以下繫獄中者。日給糲飯之。往獄吏相沿。取囚飯餘。豕豕肥。則屠之分食。先是堂卿或未之知。故亦無禁也。先生筮仕刑曹。適輪提牢。視諸吏豕豕。惻然悲曰。夫囚以罪繫者。猶然飯之。此朝廷好生浩蕩恩也。若曹乃取以豕豕。是率獸食人食矣。如朝廷德意何。欲督過之。羣吏跪伏。請寬。且諉曰。相沿例也。亦堂卿所知。先生曰。豈有是哉。汝曹援堂卿以自文耳。卽日白堂卿。堂卿是其議。先生遂令屠豕。割以分給諸囚。獄吏到今不復豕豕云。先生晚年在告家居。同里有官刑部主政管姓者。習其事。一日侍先生。喟然咨嘆曰。先生

平生經世事功。亡論諸掀揭之大。卽筮仕刑部時。屠豕一事。至今膾炙人口云。先生聞已。矍鑿曰。此余少年不學。作此欺天罔人事也。茲聞之。尙有餘慙。子乃以爲美談。諛我耶。管不遠曰。上宣朝廷之德惠。下軫囹圄之罪人。本至德事也。先生願深悔之。以爲罪過。何也。先生復盛然曰。比時憑一時意見。揭揭然爲此。置堂卿於何地耶。只此便不仁矣。右在北臺時。聞董長趙麟陽先生爲語此。嗣余貳刑曹時。舉以語同志友符卿孟秋氏。問曰。然則豕當終不屠耶。余曰。藉令先生知學後處此。必微婉默運。令發自堂卿。不使善歸已。過歸人矣。

先生家居時。里人有求鬻其產者。先生辭卻已。一日。先生偕董從吾王汝止諸門弟遊山。偶經其處。觀其風景佳勝。衷默悔前之未收也。忽惕然內訟曰。是何心哉。有貪心便無恕心矣。且悔且訟。兩念交戰膺中。行里許。始化。徐以告從行諸弟曰。克己之難如此云。右見董羅石語錄。

僕固陋。平生篤信文成良知之學者。類此粗淺事耳。竊謂由前創悔屠豕一事推之。實自致其知。則進之立朝。必不忍爲釣奇賈名事矣。由後省訟鬻產一事推之。實自致其知。則退之居鄉。必不忍爲侵人自殖事矣。只此修持。雖不能爲出世佛。住世仙。庶亦不爲世蠹也。自分如此而已。

附論聞先生教指。有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云。由是以觀。先生初與諸弟偕遊也。載歌載咏。熙然陶然。維時心體何善何惡也。見景而意動。曰貪曰恕。善惡分矣。省而克克而化。先生之致知格物如此。此卽顏子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

復行也。彼意動不知省，竟成其貪者。此下流冥頑亡論已，卽賢而砥修者，或亦知訟而改，願意未動之前，念旣化之後，此間光景，不知能體取否。於此錯過，終無歸根處，止在名義上檢察耳，非不遠之復也。乃今有勳傳先生宗旨者，曰心無善惡，意亦無善惡，知亦無善惡，物亦無善惡云云，是上乘法。至謂見景卽動，旣動卽爲者爲見性，而以訟悔爲輪迴，以遷改爲拙鈍，此則淫詖之極，傷風敗教，尤甚。有世道之責者，謂何。

余里中郭孝廉慶字善甫者，敦朴篤行人也。從先生遊最久，旣歸，則以其間諸先生者，接引里中後生，里有

茂才吳良吉字仲修，性資視孝廉頗高明，因發志鬻產爲資，附孝廉舟偕往越中，謁先生，行將抵越，孝廉一

夕大憤悱，中夜呼吳生語曰：吾夜來自省，胸中尙有俗念如許，如此夾雜心，安能領受先生教耶。拊心痛自刻責不已。徐質吳生曰：不時自省如何。吳對曰：此來一志，惟求教益，更何俗念。孝廉訶曰：汝胸中猶蠹賊窩巢，多少藏匿在，未能細自省察，便漫謂無耳。吳生曰：但此志一真，便雜念自消，何須防檢至此。孝廉曰：不然，必搜滌諸雜念，盡淨廓清後，此志乃有樹也。听夕爭論如是。旣至越，謁先生已，各就館。先生故深居簡出，出應四方來學者，就質有常期。一日值先生出，應來學期，孝廉趣吳以前論辯語，往質正。先生時燕居樓上，飡饋聆吳生語已，不答。第目攝而指示之，曰：子視此盂中，下便能載此饋，此樓下便能載此盂，地又下便能載此樓，人貴能下，下乃大語已。更目攝吳生者，再竟無他語。吳生退就舍。孝廉問曰：先生時何言。吳生咽哽不能應。第潸然涕數行下也。孝廉後仕爲邑令，以循廉著。吳生年八

十力學不倦。屢空終身晏如也。皆無媿師門云。

愚按先生之鑪錘人也。不在言論辯析。而在神情衡宇間。卽於吳生。可類知己。雖然。跡郭吳二君之舟中省憤若此。卽來學初。已自得師矣。豈若世之漫然係籍者哉。

有一屬官。因久聽講先生之學。曰。此學甚好。只是簿書訟獄繁難。不得爲學。先生聞之曰。我何嘗教爾。離了簿書訟獄。懸空去講學。爾既有官司之事。便從官司的事上爲學。纔是真格物。如問一詞訟。不可因其應對無狀。起箇怒心。不可因他言語圓轉。生箇喜心。不可惡其囑託。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請求。屈意從之。不可因自己事務煩冗。隨意苟且斷之。不可因旁人譖毀羅織。任人意思處之。這許多意思。皆私。只爾自知須精細省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枉人是非。這便是格物致知。簿書訟獄之間。無非實學。若離了事物爲學。卻是着空。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忿怒嗜欲。正到沸騰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切時。其工夫又自不難。緣此數病。良知之所本無。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後有。若良知一提醒時。卽如白日一出。而魍魎自消矣。

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忿怒者。到此能不忿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

先生養病陽明洞時。與一布衣許璋者相朝夕。取其資益云。璋上虞人。淳質苦行。潛心性命之學。其於

世味泊如也。嘗躡屨走南嶺。訪白沙陳先生。其友王司輿以詩送之曰。去歲逢黃石。今年訪白沙。璋故精於天文地理兵法奇門九遁之學。先生後擒逆濠。多得其力。成功歸。贈以金帛。不受。先生每乘筇輿訪之山中。菜羹麥飯。信宿不厭。歿後。先生題其墓曰。處士許璋之墓。屬知縣楊紹芳立石焉。

往謂先生學無師承。據璋曾經事白沙。而先生與之深交。諒亦有私淑之者。夫先生天授之資。猶然取於人者如此。吾儕顧獨學而不藉師友望其成也。難哉。

嘉靖初。紹興有三尙書。韓公邦問。王公鑑。及先生也。韓公與先生父海日翁同輩。先生事之甚謹。一日冬至節。皆赴公所稱賀。先生自謂勳臣。貂蟬朝服。乘馬而趨。俄從人報韓尙書在後。先生亟下馬執笏立道左。韓公至。不下輿。第拱手曰。伯安行矣。予先往。遂行。先生俟其過。乃上馬。當是時。韓公偃然以前輩自居。先生欲然不以伯爵自重。古道兩足徵云。張廷撰陽和言。見紹興志。

魯文恪公鐸。爲舉人時。屬遠行。遇雪雨泥濘。夜止旅舍。宿憐馬卒寒苦。卽令臥之衾下。因賦詩云。半破青衫弱穉兒。馬前怎得浪驅馳。凡由父母皆爲子。小異閭閻我卻誰。事在世情皆可笑。恩從吾幼未難推。泥途還藉來朝力。仲縮相加莫漫疑。又爲秀才時。曾有詩云。古樹岡頭屋數椽。主人家世只殘編。居臨江漢東南會。運到雲龍五百年。七澤鳶魚渾道體。九州兄弟或顛連。西周老鳳雛將近。會見梧桐月影圓。卽公家食時。其志趣如此。今富貴家子弟。鞭撻童僕。不知輕重。忍視骨肉疾苦。殆猶秦越。獨何心哉。

何學憲公景明。公初授中書舍人。奉敬皇帝哀詔下雲南。遠方君長及中貴人。咸贈遺象犀珍貝。謝弗

受後逆瑾用事。上書諸大臣言宜自振立以抑瑾權。不用。謝病歸。踰年免官。瑾敗。李文正薦復原官。直內閣制勅房經筵官。其友李夢陽遭江西之訟。衆多媒孽其短。莫肯爲直者。公獨上書爭之。訟得辨。乾清宮災。上書陳時政。極言義子不可蓄。宦官不當寵。疏留中不下。人爲寒心。時四方學士咸願知公車。馬填門巷。錢寧欲交驩公。持古畫求題。謝曰。此名畫不可點污。卒不許。師御史客死京邸。中人廖鵬贈之棺。公叱卻之曰。吾友生不苟受。豈以死受之哉。遂自出金贖之。公和粹冲夷。人樂爲友。衆目爲台輔中人。然性簡意寬。不善事樞要。遂出爲校文之職。年亦不永。人咸惜其未竟厥詣云。

附待詔文公徵明以行誼文翰重一時。諸造請戶外屢常滿。然先生所與從請。獨書生故人子屬爲姻黨而窘者。雖強之竟日不倦。其他卽郡國守相連車騎。富商賈人珍寶填溢於里門外。不能博先生一赫蹏。而先生所最慎者。藩邸其所絕不肯還往者。中貴人曰。此國家法也。前此周王以古鼎古鏡徵王。以金寶餼他珍貨直數百鎰。勢使者曰。王無所求於先生。慕先生耳。盍爲一啓封。先生遜謝曰。王賜也。啓之而後辭。不恭。竟弗啓。

論曰。清華地望。實世之羶府。蠅蟻所必集。亦世之招的。彈射所共指也。先輩之交際來往。慎重如此。雖文字翰墨。亦不輕假。有以也。若康德涵拯友於急難。義誠至高。亦蹈從井之愚矣。惜夫。

昔祭酒陳公敬宗。王振慕其名。因巡撫周公忱求見。公曰。某忝爲人師。而求謁中貴。他日無以見諸生。忱乃謂振曰。陳祭酒書法極高。以求書爲名。先之禮幣。彼將謁謝矣。振然之。乃遣綵段羊酒求書程。

予四箴。敬宗爲走筆書之。而反其禮幣。竟不往見。以此故爲祭酒十八年不遷。

呂涇野先生。既入翰林。力學慕古。時逆瑾用事。先生以鄉人欲引先生爲重。嗜先生驟與卿佐。且援先朝故事。得入內閣。先生遜避。不與往來。瑾憾。且中傷先生。會瑾敗。得已。嘉靖中。夏貴溪怙寵負材。傲睨一世。顧獨欽心先生。先生遷南少宗伯時。貴溪贈先生詩云。天下有道惟涇野。其尊信也如此。而貴溪故與霍文敏交惡。文敏之爲南宗伯也。時先生爲貳。文敏時時噂詬貴溪。先生常乘間規諷。謂非大臣體。乃文敏疑先生爲夏黨。銜之。所以加先生者。人多爲不堪已。先生以滿考來闕下。時貴溪方柄國。得先生甚歡。亟欲援先生助己。一日延先生飲。座中數持文敏短。至謂不可一日近者。先生毅然曰。霍君性雖少褊。故天下才也。公茲爲國歛才。卽當推轂霍君。奈何以寸朽棄連抱耶。貴溪則以先生衷附文敏而異己。大不悅。先生以是竟數歲不遷。卒以廟災策免云。嗟夫。卽先生之遇二公。不阿勢。不留怨。不隱賢。惟古休休大臣如此哉。抑余於先生猶有重感焉。先生故與鄒文莊守益同官。先生尊崇朱學。主先知後行說。文莊承服師傅。時以知行合一旨啓先生。先生哂不省。每晤必辨。辨必至闕然而爭。若聚訟然。迹甚違忤矣。乃先生與文莊交情不啻同胞。夷險離合。真是一體。初未嘗以議論異同。少生間關也。或曰。二先生意見雖殊。其志行同矣。乃若武功康廷撰豪邁任放人也。人傳其靡麗侈汰。聲伎不離左右。而先生故平生清約如寒峻。卽嘯笑不苟者。乃先生亦與之爲深分交。更不以行己清濁生分別。其大如此。比見譚學者。意見相左。則衷起戈鋌。格調稍殊。則眼分清白。記短則兼析其長。貶過則并伐

其善而猶曰吾悟本來無物然耶否耶。

文莊東鄆鄒先生守益字謙之甘泉湛先生九十餘遊衡嶽便過吉州遊青原山先生率郡中同志友二三百人走迎且戒之曰湛先生當茲高年猶殷殷訪友如此卽此可證其學矣古云憲老不乞言吾儕第應憲之更不容出一語辯詰煩聒先生也晨夕定省食而執醬執醕一遵古養老禮惟謹維時先生年亦近七十矣蓋以湛先生爲師王文成莫逆友故事之謹如此嗣湛先生別歸先生送至境上別時淚潸然橫下沾襟湛先生顧慰之曰謙之何悲甚豈念予老不復再會耶余過十數年重來晤公也余緬想當時此段風光良知天理炯然在目卽唐虞之庭洙泗之間喜起闔侃之風何以尙諸先生有孫曰德涵字汝海曰德溥字汝光世紹其學云伯子汝海性資英發悟學後自信當仁無讓有狂簡趣仲子汝光性故沈潛自孺孩卽狗齋不弄旣志學充養益粹以此吉州鄉評多謂仲子賢尤加於伯兄云一日張廷撰元竹顧謂余曰鄒伯子之賢視仲子尤加也余曰云何曰卽吾身受伯子益厚矣昔吾叨及第後伯子一日儼然造我座已旣茶曰兄可再茶吾有一言奉告茶旣再吾據誠以請伯子曰兄茲以掄大魁爲榮耶願兄由茲益弘遠志崇令德則大魁者今士林所歆艷豈不爲榮願少不自愛卽淺鮮過失人皆得而指摘之矣是大魁者亦播惡之幟也可不日惕乎哉吾聆已頓首數四以謝到今耿耿服膺不敢忘也或聞之謂余曰進言者賢乎抑受言者賢也吾昔亦嘗如此效忠告於若輩矣徐察其意若忤自是交益睽由此以觀鄒伯子誠賢陽和尤賢乎哉

附太宰默口吳公鵬筮仕都水主事。提督徂徠泉。前任爲湖州陳公良謨。公特訪之。別時。問曰。兄何以教我。陳公具一小冊。題曰。交新忠告條於左。曰。某事吾所經畫。頗當。君宜仍之。某事宜於前。而今有弊。吾欲改未改。君宜易之。某人可用。君用之勿疑。某人不可用。吾欲黜未黜。君宜黜之。凡十餘條。吳公初至。按冊試一二。衆以爲宜。迺遂悉措諸行。人翕然稱善。吳公後官冢宰。以是與陳公爲相知。餘姚楊二檀。亦以都水管理濟寧以南閘河。代者爲李某。二檀亦告之。如陳公所以告吳公者。李唯唯而心銜之。向人曰。楊君聖人耶。三代相承。猶有損益。渠必欲吾一一遵之。何耶。李後爲考功郎。竟索楊公癡去其官。夫陳與楊之忠告一也。一爲相知。一成仇隙。何相懸若是。亦係夫人之所遇。幸不幸耳。而二公之所存。固可知矣。吁。進言者亦視其人哉。

羅念菴先生。洪先魁天下時。才弱冠。時外舅官棘寺卿。報初下。喜甚。趨告先生曰。喜吾婿乃今幹此大事也。先生聆已。而項發赤。對曰。丈夫事業。不知更有多少在此。等三年。遞一人耳。奚足爲大事耶。是日猶自袖米。偕黃何二孝廉。聯榻蕭寺中。論學焉。黃號樂村。何號善山。親受陽明之學者。先生赴南宮。附其舟。嚴事之。以相資切。先生時兢兢然。步趨不踰繩矩。心疑二孝廉言動舉止。若無異於人者。一日。有友來。與二孝廉商學。何孝廉慨曰。近世號名講學者。綜其衷微。皆先人心耳。先生側聆之。懼然自省。自是學益近裏。篤信陽明良知之旨云。既官翰林。踰年。念其父憲副公不置。請告歸。至儀真。病幾殆。留數月。有瓜洲富人王紀者。坐事。爲同年。項甌東某。按治。乃飾名姝。介萬金。謁求解。已峻拒之矣。而項聞之。微

以意嘗先生。先生辭益厲。項嘆服。遂定交爲深分。既歸悔曰。紀所遺當拒。而罪不當死。久之。有同年饒比部錄刑江北。致書生之。已弗逮矣。爲之憮然。是後二年。先生侍雙泉公於家。公訓飭不殊。童穉言動少錯。辭色必厲。客至。令衣冠行酒。拂席授几。如命從事。欣欣如也。後入春坊進講。與其友唐荆川。順之趙浚谷。時春居相比。荆川每語先生之學。輒傾誠嘆服。而浚谷生西北。未悉也。一日邀先生出遊。屬其內子謁曾夫人。闢室中。故啓一篋。一無所有。乃曰。羅君內外。矚然如此。由是三公交好。浸密。日相期許。以天下自任。中外咸稱異之。曰。三翰林云。

論曰。惟今寰內。逢掖士育鬢序。志青雲者。麗不億也。既上公車。試南宮。對大庭。褒然居首選。是數千萬人之一人也。詎不稱俊傑乎哉。惟我昭代。自洪武辛亥制科以來。膺是選者。計百有奇。乃其流鴻垂茂於奕世者。幾耶。先生立朝。曾未卒歲。尠所建樹矣。乃今學者。宗仰之不啻山斗。則何以哉。惟先生臚傳。初聆外舅欣羨語。輒面項發赤。胞中故自無大魁也。余讀先生集。緬思先生晚年學之所進。胞中不獨無大魁。卽若所禔修。若所解悟者。諒亦自視若無矣。何以明其然。跡先生蚤知大丈夫事業無窮盡。便知學問亦無盡也。世爲禪者曰。先生斤斤然。好修者爾。未徹性也。頃陸司寇論宋儒。獨推無垢。謂其邃於禪宗云。按史述無垢。在越作幕官。辭供給錢。在館進書。辭轉官。人訝爲好名。無垢曰。旣請月俸。又受供給。偶然進書。卽便受賞。於心不安。何名之好。貪者往往不曾尋思。此心病也。心有病。人安得知。我知之。當自醫別人。旣不自知病。又惡人醫病。猶婦人妬者。非特妬其夫。且又妬人。

之夫其惑甚矣。卽無垢此論其學亦以本心爲則。聖學原如是也。先生之禪修。毋亦自得其本心耶。抑聞無垢之言曰。人於倉卒患難中處事不亂。未必才識了得。其必胸中器局不凡。素有定力。不然胸中先亂。何以臨事。古人平日欲涵養器局者此也。又曰處事速不如思。便不如當。用意不如平心。卽此語觀之。無垢未嘗離事言心也。噫。如此談禪。吾於禪無間然矣。

先進遺風卷之下

吳冢宰公琳琳應澍父

富好行德。與吳草廬魯子輩諸名賢友善。元朝徵詔不起。書西山先生褒之。至

今稱西山先生。公業儒。通經術。高祖平陳歲。用詹同薦。召爲國子博士。嗣遷浙江按察司僉事。歷貳離臺著績。入爲起居注。吳元年。命同魏觀求遺賢於四方。陞太常卿。進兵部尙書。京闈鄉試。上曰。琳經學優。命與司業宋濂典試事。洪武三年。改吏部尙書。賜誥褒美。公旣入吏部。與詹同迭視事。尋公以老乞致仕。旣家居。上嘗遣使察之。使者潛至公旁舍。見一農人坐小几。披秧布田。貌甚端。使者問曰。此有吳尙書者家何在。其人尙在否。公歛手對曰。琳是也。使者還白狀。上益重之。復召入爲原官。後在吏部堂座上一旦暝而逝。

王忠肅公翱爲吏部尙書。忠清爲英皇所任信。仲孫以廕入監。應秋試。以有司印卷白。公曰。汝才尙可登第。吾豈忍蔽之。顧汝學尙未。萬一誤中選。則妨一寒士矣。且汝有階得仕。何必強所不能。以幸冀非分邪。裂卷火之。公一女。嫁爲畿輔某官某妻。公夫人甚愛女。每迎壻。固不遣。恚而語女曰。而翁長銓。遷我京職。則汝朝夕侍母。且遷我如振落葉耳。而故恠者何。女寄言於母。夫人一夕置酒。跪白公。公大怒。取案上器擊傷夫人。出駕而宿於朝房。數旬乃還第。壻竟不調。公爲都御史。與太監某鎮守遼東。某人亦循理守法。與公甚得也。後公改督兩廣。太監泣別。贈大珠四枚。公固辭。太監泣曰。是非賄得之。昔先

皇頒僧保所貨西洋珠於侍臣某得入焉。今以半別公。公固知某不貪也。公受珠。納所著破襖中。級之後還朝。太監物故矣。求太監後。得二從子。公勞之曰。若翁廉若輩得無苦貧乎。皆曰然。公曰。如有營。予佐爾賈。二子心計公無從辦。特示故人意爾。皆陽應曰諾。公屢促之。必如約。乃僞爲屋券。列賈五百金。告公。公拆襖出珠授之。封識宛然。

少保于肅愍公謙已巳之秋。胡塵翳天。皇輿播越於迤北。戎馬躑躅於郊坰。變在呼吸間耳。幸不至如靖康永嘉之禍者。公之力也。惟公時擘畫所最難者有七。彼時闕庭闕然而譁。監國欲退。已成甘露之變矣。公上陞掖留。請立斃王毛二豎。以紓衆憤。請宣諭王振應族。俟命行誅。馬順應死。擊死勿論。而羣情乃定一也。嗣監國新立法紀不章。戰守無具。虜患且方熾也。公首正扈駕失律之罪。亟請遣官募義勇。集民夫。更漕卒。練營兵。以備征調。且除戎器。調兵食。傳檄邊鎮近省。並授方略。遏虜勤王二也。嗣徐理倡議南遷。踵宋季南渡之覆轍矣。公慟哭抗言。力排其議。自是根本始固。三也。石亨請閉九門。以避賊鋒。幾以百萬生靈與虜矣。公令盡移郭外。居人入城。背城而軍。德勝門外。堅壁清野。急散官軍。通州倉糧百萬。盡入都城。不以資敵。四也。喜寧嗾虜。邀大臣議和。後參將許貴亦請與和。緩師。是季宋欵軍之愚計也。公卽出德勝門。對壘約戰。勵將誓師。而虜始震沮。五也。喜寧異族。以國爲市。此虜奸細也。公授計擒之。以絕禍本。六也。由是虜酋悔禍。奉上還京。其時外患甫戢。內釁漸萌。奉迎之議。上不樂聞。調停少失。于戚之事兆矣。公昌言大位已定。不敢異議。惟君臣大義。兄弟至情。自應遣使奉迎。上乃勉從。七

也。且其時閩越嶺南。劇盜鋒起。南蠻西蕃。亦復蠢動。公內固京師。外籌邊鎮。防衛陵寢。散遣降抗。胡控漕渠。開鎮臨清。收復獨石八城堡。蒼黃注厝。動中機宜。一時經畫。奕世永賴者。不可殫述。殆若天授神啓。豈公之智算。豈抑公之精誠。無二耳。惟虜酋擁上皇。大同城下。勒降也。大同人登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宣府城下亦然。至京城下亦然。公時引據孟子社稷爲重之言。實合漢帝分羹之謾。對襲鄭人伐許之故智也。事以之成。疑以之生。悲夫。公嘗言此一腔血。不知竟灑何地。嗟嗟。公之血誠已灑於此矣。太子之易。南城之錮。公何以自解於英皇。顧九廟列聖。享血食於無疆者。當亦鑒公此血誠也。抑世僉謂倜儻非常。駘宕不羈者。可濟緩急。彼繩尺修謹。士齷齪難與應卒。支變云。乃公故潔廉方正。一錢不要。力遜賜第。止宿直房。旁無姬妾。數椽敝廬。僅蔽風雨。幾畝薄田。纔供餽粥。食無兼味。衣無累帛。巡撫兩省。幾二十餘年。議事入京也。不持一土物以賄貴要。兩袖清風之咏。汴人至今傳誦之。由是以觀。論才品者。尤重原本哉。蓋未有侈於奉身。而能致其身。未有急於徇世。而能以身殉國者也。視公可鏡已。

魏文靖公驥讀書山寺中。見一毒蛇。方化鱉。惡而避之。俄有漁者捕之以去。公懼傷人。追買棄之。貸僧錢以償。旣以博士起家。累官吏部侍郎。奉命往南都考察京官。時官舍止攜一蒼頭。歷年所積俸貲。攜之不可歸之無人。乃召同鄉同年子官刑曹郎者付之。其人請封鑰。公佛然曰。後生輩何待前輩薄乎。其人不敵復言。時有子壻從官舍。如其輕重款識爲僞銀。而盡盜其真者。北公南都竣事歸。出俸銀。令銀

工碎之則僞也。公意部司之弊，嘆曰：「近來官員無良，一至是乎？乃又出柴薪銀，猶夫僞也。銀工私於蒼頭，曰：『昔有某官舍人，嘗爲此物，出自予手，將無口乎？』蒼頭以告，公戒之曰：『慎勿洩，彼將不安矣。』寧亡金，可使失憤乎？已而刑曹郎陸辰州知府請教於公，公曰：『君練事體，又精刑名，何郡之足爲？第須勅舍中，雖至親不可忘防檢。』刑曹郎恆念其語不置，已舍中人稍稍露其事，辰州入覲，乃攜其俸入，盡數以償。公駭曰：『君誤矣，奈何以不明跡加人不韙乎？予銀具在，未有以僞易者，迄不受。』比以南京太宰致仕歸，農夕田間，布衣草履，首竹笠，以課傭作，與野峻雜處，不少崖異。云：年九十八卒，遺書子完，勿擾鄉里，營墳墓。

周廉憲公

鑑字孔明

山會魁進士，選授御史。公少受經於安成，所交友皆名士，嗣爲御史，按江西，會監鄉試，所

交名士多中式者。時執政吉州陳公某，其子怙勢多不法，虐其里人，公出都門時，陳曲意浼公爲庇，公

按部至吉州，訊諸士民，盡得其狀，竟繩以法，不少貸。陳銜之，而諸不舉者承其意，奏公徇私，嗣會試事

竣，奏中所指者多成進士，而彭華者，且掄大魁，朝紳益藉藉，嘆公得士。陳無以中，第諷銓司出之，爲滇

南憲副。九年不調，尋考績北上，江行覆舟，公瀕危，幸免，候吏檢其行李，止二革筒，故衣數襲，積俸三百

金耳。嗣晉山東按察使，公度執政者不能忘，遂引疾歸，歸而與董僉憲應軫、李方伯正芳友善，邑令構

亭居之，有大政，必稟度焉。蓋模古三老云，孫廷微字公賢由學博文行異等，選爲山東道御史，巡鹽河東，瑾

貴賂不遂，撫事下詔獄，久之得釋，已按陝西，會宣播以寧夏叛，戕撫臣暨總戎，公時駐延綏，聞變馳至

榆林。以先發義檄參將時源討逆。而射書城中說廢將仇鉞者爲內應。不決旬。宣鑄成擒。露布未及達。闕庭而朝議起。楊文襄督京軍征討。太監張永監之。永方至潼關。聞報馳入陝。攘功。時源兵憤而譟。紀功黃門自經死。公單騎馳入軍中。折矢而誓之曰。邊軍欲亂。吾以京軍討之。京軍欲奪而功。吾以死爭。諸軍乃戢。公亟爲上疏。列其功。永旣入朝。攘功不已。會公亦事竣還朝。永於御前劫公歸功於己。公於朝班中挺出抗言曰。功如是如是。臣卽死。恥食言於口。軍士也。於是寧夏之亂始定。而永憾公不釋。尋劉六劉七羣盜起畿內。將沂江淮而上。永嗾乘銓者以公習兵事。出爲九江兵備。公至。踰月。殫精調度。劬而病。賊再至。公再以舟師卻之。竟以是瘁卒。卒無以殮。當路括官錢備衣棺殮之。以其喪歸。旣歸。流寇數千掠羅田。入麻城。經公之門。將犯之。旣入。覩所居敝陋。徒四壁立。異之。而賊魁趙鏊者。故儒生。尤咨嘆焉。乃書空空二字於門屏。而戒所部毋犯。時邑中諸村所過。皆煨燼矣。吁。盜亦有人心哉。余按公平宣鑄。與新建之平宸濠。始末大略相方。乃竟未有表公功者。永故之以也。時文襄又方用永。圖逆瑾。故雖心欽公爲眞御史。而竟不能顯公功云。余聞公喪歸。以貧久不能葬。莊襄公爲卜兆葬之。諸孤益貧。莊襄撫教之如子。前輩篤友誼如此。

王莊毅公坊爲督漕。開府淮揚。時清河衛指揮單姓者。行不檢。公嘗折抑之。尋公遭煩言。免官歸。過清河。揮使祗候於江滸。具餼致懇勸。公嘉其誠款。擇受數缶。以爲醴醬也。旣發用之。則皆糞穢。單蓋藉以紆夙恨云。乃公舟抵徐。復有言者。表公生平忠節。旨下。命公還官。指揮乃逃遁遐方。詐爲死。家人故爲發。

喪治殯。以愚里人人有仇指揮者。踪跡其所在。執而訟之於公。公竟不較前悔。平其訟而遣之。淮揚間。至今語曰。王都堂不較單指揮。不念舊惡云。愚按王莊毅手捶死馬順於殿陛間。蓋矯矯剛方人也。乃容忍又若此。

豐布政公慶景泰初。以給事中諫南城及易儲事。言甚凱切。逮繫詔獄。七年英廟復辟。陞河南左參政。論周府內官不法事。上嘉之。陞本司右布政使。廉聲大著。風裁振於郡邑。一日行部。有一知縣簞篋不飭。聞至。大懼。無以紓解。乃以白金爲燭。饋之。踰數。公初未之省也。旣而廳子以告。公佯曰。試燃之乎。廳子曰。燃而不燃也。公又曰。不燃則還之耳。次日。從容謂知縣曰。汝燭不燃。盡出之以易可燃者。自今無復爾矣。知縣大恐。輒棄印綬而去。終亦不明其爲銀燭事也。論者曰。此一事也。而持己之廉。待人之恕。遠謗之智。皆得焉。凡納賄於上官者。上官不忍其欺也。而暴揚之衆。謂其有以來之也。嫌疑之際。卒不免於禍。若公者。非當官之師法乎。右見張東沙芝園集

附鄭端簡公曉。官文選時。里中士宦有餽金首飾。承篋以將。而上覆之茗。公直以爲茗也。受之。入夫人手。撥茗知之。面頸發赤。亟擊柝請公入。以語公。公迥然不動聲色。第整理其茗。覆篋如初。出坐亭中。召其人還。謂曰。吾初以家適乏茗。故拜君惠。頃入內詢之。家尙有餘茗。心謝尊意。已授之。令持歸。太宰孟山楊公爲北邊兵憲時。有將官名將子也。因事被勘於公所。公勘得其實。酌情法之中處之。將官心德公。故假公移郵筒中。具揭托名蔬菜。具中緘銀幣若干致謝。公卽公移中批發不收。且告誡之。

踰時公轉大參。行衆將官旅見其人獨惴惴惶恐伏地。若無所容者。公佇立亭階。槩以溫語獎諭諸將官。至其人曰。汝父名將也。觀汝貌誠不媿將種。第汝年少更事少。後當益努力以承父業。其人神情恍然若更生云。

愚按鄭公之卻賄也。從容暇裕若此。非素有養不能也。且卽其夫人若此。其刑于之化可知已。若楊公之卻賄。不獨裁之以義。抑且濡育以仁。卽一語間便令人有生色焉。若徒自皦皦立節。而令人惴惴。媿懼終身。生機息矣。安能望之戮力於疆場哉。憶余往處關中一州守事。義則未疚。仁則有媿於公也。

王端毅公恕由庶吉士授大理寺評事。陞寺副。出知揚州府。屢辨疑獄。歲饑發廩不俟報。且給醫藥。多所全活。歷江西河南布政。拜右副都御史。撫治荆襄南陽。多平賊功。帥欲縱兵搜山。公不可。下令擅殺者斬。復榜示流民復業。尋巡撫河南。載巡撫雲南。劾鎮守內臣錢能。陞右都御史。中貴有以黃鸚鵡上獻者。公疏言。漢末鼠巢於樹。野鵲變色。識者以爲不祥。夫鸚鵡本祿羽。而今黃。非野鵲變色之類。與書曰。不貴異物。則遠人格。乞降詔。痛絕貢獻。時有駕帖下郎中鍾蕃所。公言。故事。駕帖下諸司。司禮監用印。刑科掛號。皇城諸關防。今皆無。何以爲信。在任九月。疏凡廿上。尋進右都御史。時中官王敬乘傳東南。搜索奇玩。公引唐太宗遣使梁州。諷李大亮獻名鷹。明皇令益州織半臂背子。捍撥鏤牙。大亮與蘇題不奉詔事。疏上。詔下獄。同惡伏誅。中外快焉。轉南京兵部尙書參贊機務。時刑部員外郎林俊論妖僧

繼曉下獄。經歷張黻救俊，亦下獄。公言二人志在盡忠，疏留中。尋有旨令致仕。孝廟卽位，召爲吏部尙書。公薦諸名公卿，引置執政，抑僥倖，獎名節，拔淹滯，中貴無敢干以私。通政司經歷高祿以內批爲本司參議，公言以天下官待天下才，勿可以親戚妨公議。公遇事輒言，言有不合，卽引退。執政不悅者，謂其好名。會南臺薦公入內閣，不悅者益忌之。嗾御醫劉文太指斥公，公力求去，遂致仕。公家居時，見子姪易左右鄰居爲業，公呼而讓之曰：「是與我世比居者，何忍俾之遠去？」乃召之各還居，給以原券，不問價。年八十餘，葺廬於先隴之次，搜閱典籍，編歷代名臣諫議一百二十卷。又作石渠意見，務剷俗學，而求合於聖賢之旨。凡四卷，後又作石渠意見拾遺二卷。已又構玩易軒，討究易理。作石渠意見一卷，讀書至耄不倦。視衛武公之九十不忘交，傲不殊也。

昔趙清獻家三衢，所居甚隘。子姪以厚貲易隣翁居，以廣其第。公不樂曰：「此翁三世爲鄰，忍棄之乎？」命亟還其居，而不取值。蘇長公買陽羨田，聞田主嫗泣而還券，事亦類此。

耿文恪公裕授給事中，以父九疇官尙書，改翰林。官至禮部尙書。時嘗語人曰：「吾暮自部歸，必經過三原王公之門，看其老蒼頭，每持杵買油，念吾自入仕，未嘗買油，已心竊媿也。」後公代王爲吏書，崔後渠洄詞亦及此。朝士嘗言王公子自三原來京省公，只如貧士，自僱一騾，毫不干有司。一女適宋監生，止乘兩人所舁肩輿。此在公亦其常也。近見楊太宰家眷往回亦如是。

附太宰屠襄惠公蒲部堂燕居，令辦事官捧硯。時公新衣白綾，甚澤。其人誤傾硯汁，狼籍公衣，惶懼

息頓額請罪。公曰：去去，汝何爲者？吾方惡其泰白易污也，適與意會，汝何爲者？此與韓魏公不責碎蓋吏同襟度矣。鄉有柴姓者，假稱屠公子，沿途騷動，人以聞於公，意公必大加譴責，詰發其奸。公但呼而戒之曰：汝爲吾子，亦不辱，但難爲汝乃父耳。法有明禁，自今慎無復爲此。其人頓首而退，歸營第宅，規畫已定，前爲老嫗，敗屋二楹，適當門樓之基，屢使人從容譬說而欲券之。其嫗堅不聽命，旣得吉矣，公於丙夜，從一小奚，往扣其門。嫗曰：扣門者爲誰？小奚告之。嫗曰：此不過欲券吾屋耳，此吾死生所也。券則須徙，吾惴惴老寡，將安歸乎？公曰：汝第起，吾與汝商之。汝意不過殫徙耳，今券而不汝徙也，但去敗屋而更之新，聽汝居也，不限以年，令汝子以其貲賈販，稍爲生殖，俟別有家也，而方議去住，不亦可乎？嫗曰：卽如是，幸甚，但須明券載中耳。公乃袖出柴薪二錠，凡重二十四兩，浮其直付之。嫗乃以其子販粥，日有生息，久之告公辭去。公遽止之曰：此可相安，不汝厭也。嫗曰：賴公之賜，天亦助之，今已立業娶婦矣，擇日當徙，復何待乎？公曰：嫗幸得所，其如去舊鄰何？欸以飯食爲之惆悵而遣之。

鄞洞雲張翁，尙書文定公邦奇之父也。公爲學憲時，其廳事僅二楹，上官過訪，頗不便，旁一楹，乃其叔之居也。適叔有宿逋，願售，公以倍價買之，將重構焉。告於翁，翁問價幾何，以若干對。翁知其倍也，甚悅，已忽潸然淚下。公訝問故，翁嘆曰：噫，吾想至日拆彼屋以豎我柱，使其夫婦何以爲情，是以悲耳。公乃惻然曰：大人寬心，兒當還之。遽抽身取券，翁又止之曰：毋，吾計其銀已隨入手，償人去矣。將若之何？公曰：第併其價不取可也。翁乃忻然曰：若然，慰我甚矣。吁，翁之孝友仁慈，載諸傳誌，允哉淳德，此特其遺

事一節耳。宜其篤生文定。勳名道德卓然爲一代純臣也。

右聞屠竹壩公言。

愚按洞雲張翁還券事。本爲同胞至情。視王屠二公及宋趙公之不忍。亟徙鄰居。尤其不容已者。顧風澆俗薄。世人第利目前。子居之便。孰推念叔氏異日不堪之情哉。文定公先意承志。得父歡心。仁心孝友。視范忠宣。麥舟之能推父意。尤爲當然。憶昔吾友羅惟德。任寧國時。一日謁余。喜動顏色。隨拊掌自鬯曰。今日一大愉快事。余問曰何事。曰。近貧宗有十數人。以饑荒遠來。乞周比。積俸餘。施散殆盡。家大人以下及諸眷屬。無一阻撓我者。爲是鬯然耳。時聆之以爲淺談也。今追思之。難哉難哉。惟德時精神通於一家矣。余徼天之幸。父母兄弟妻孥。原自一心。從來出納施予。更未經余相忘而不知爲可喜耳。

少保秦襄毅公

絃

初爲南京御史。有風裁。以劾中官降北黃驛丞。嗣因薦陞知雄縣。又以禁中官捕獵

被誣構禍。幾不測。民數千走擊登聞鼓。訟寃得宥。成化初。爲鞏昌知府。清廉自守。禁官府和市。吏民畏愛。十三年。陞陝西參政。十八年。陞僉都御史。巡撫宣府。破虜柴溝堡。尋巡撫陝西。時以約戢秦府。旗校肆橫。爲秦王訐奏。被詔逮下獄。上命內臣尙亨籍其家。止得黃絹一疋。故衣數事。亨還言公貧狀。上親閱其貲。嘉嘆良久。立釋公。且賜鈔萬貫。旌其廉。調巡撫河南。會汪直至。他巡撫率屈禮。公獨與抗。密疏直多帶旗校擾地方。直還。上問各省撫臣賢否。直獨稱公廉能。上出公疏示直。直頓首伏罪。益稱公賢。弘治三年。以右都御史總制兩廣軍務。多平賊功。劾總兵安遠侯柳景不法。詔逮下獄。追贓鉅萬。褫其

爵景于內。撫他事。誣訐公。亦被逮。坐免。臺諫交章論救。三原在吏部。極言公廉直忠信。不可棄。改南戶部尙書。十四年。虜報急。召公戶部尙書兼憲職。巡撫陝西。隨總制陝西三邊軍務。尋召還部。辭得致仕。年八十卒。贈少保。諡襄毅。公剛毅廉介。歷官四十餘年。提兵南北。列位孤卿。所居僅避風雨。妻孥菜羹麥飯。不改其舊。及卒。家無餘貲。未幾。子孫有貧乏不能存者。逆瑾專政時。復以誣搆公。籍其家。竟無所得。

許襄毅公

進

成化中。公以御史丁憂還里。已起復。上京。惟乘馬。其配高夫人素病眩暈。不能御車。亦騎而

從。竟不索轎。時仲子司徒

諱

方在襁褓。叔子少傅

諱

娠在腹。而司馬則其季也。三子既皆登上卿。諸

子姓列大夫。牧守郎官者以數十。當代世家稱甚盛者。鮮儷云。

附司徒公

諱

嘗曰。吾近見士人失官。憤恚若喪。吾甚感之。夫官朝廷物也。來若被衣。去若解帶。豈吾支

體若乎。故雖屢進屢退。不見喜愠之色。其論學謂理氣渾全。本無支離。宋儒力詆虛無。以排二氏。及自

爲論。析理氣爲二。不知自墮於佛老之見也。浚川王公深然之。

文簡公

諱

嘉靖中。自家起爲太宰。所過沿途有司。殫力飭廚傳。華供帳。除治道途。若迎乘輿然。余里陳

公

文

者。時爲□□令。初。尠治聲。顧獨泛常視之。諸草草不爲加意。公過而識之。曰。此必雅志古道者。既

莅任。亟陞爲戶主政。

陳司寇公

諱

由□科給事中。累官刑部尙書。致仕後。僑寓南京。蒙詔進階一品。羊酒綵幣存問。公在諫垣。

指陳時政得失無隱。惟不喜彈劾。曰：吾父戒我勿作刑官枉人。而言官枉人尤甚。顧可輕耶？故公雖敢言而不搜索士大夫短長以沽直名云。

附楊文襄公一清曰：宋王素爲諫官。言人材難得。無事之時。當爲朝廷愛惜。昔明道先生爲御史。神宗

召問所以爲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缺。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本仁得

之矣。本仁公字余往待罪柱下時。以職事有不容已者。茲睹公語。惕然心悚。面發赤已。平日彈章。命子弟亟

削其稿。

鄭端簡公曉曰：予聞之貢禹云：居官而致富者爲雄傑。夫漢俗近古。猶若此。又何責於後世之靡靡者

乎？其軟默狗時以終其身者。凡以利滑於心而不知戒也。陳司寇立朝四十餘年。於權奸歛絕。無所跛

倚。屢起屢踣。家貧不能歸。流寓南都。敝屋頽垣。不蔽風雨。卒不能爲殮具。豈不爲雄傑者所姗笑耶？然

縉紳先生慕其風槩。願爲執鞭。可以媿墨夫矣。

林司寇公俊。公筮仕刑曹。陳白沙薦至京。公日與講學。有得。時妖僧繼曉。挾近倖梁方。以秘術進。蒙殊

眷。公上疏。請斬繼曉。而黜梁方。憲廟怒。詔下獄加刑。公對益厲。謫姚州判。王端毅在留都。疏乞還之。以

勵忠節。會元日星變。憲廟感悟。敕復南部。孝宗踐祚。廷臣薦擢雲南憲副。俗崇釋信鬼。鶴慶玄化寺。稱

有活佛。歲時士女會集。動數萬。爭以金泥其面。公按鶴慶。命焚之。父老言：犯之能致雹損稼。公與約。積

薪伺之。果雹卽止。已而無驗。遂焚之。得金數百緡。悉輸之官。代民償逋。毀邊方諸淫祠三百六十餘區。

所在學宮敝。撤其材新之。肅皇在藩邸。知公名。召起公刑部尙書。屢上章疏。思竭忠悃。以報知遇。後以倖璫崔文事。執奏忤旨。遂乞歸。八疏得允。公性簡儉。居官尤廉約。不取隸金。不費公廩。蕭然若寒素。深厭末俗侈汰。欲以身爲表率。一時同德諸老推先焉。既遘疾。且疏豫辭身後卹典。且及時政數事。薦尙書羅欽順王守仁祭酒魯鐸脩撰呂柟宜用輔德云。嘗過吳門。訪二泉邵公寶於里第。及門。見邵公經始建坊。大詫曰。盛德如公。亦效世俗子營此耶。邵公曰。公家科第雲仍。此故可省。某門戶纔起。立如制。表宅里。似亦非過也。林公終不謂然。由此以觀前輩名公。以建坊爲詬矣。愚嘗謂人苟修德。卽華門蓬戶。後世仁賢。且過而式之。德苟不類。卽今市童眈豎。多相指訕詬之矣。然則坊表之建。不爲播惡之具耶。而士紳往往以此煩擾有司。其識何卑卑也。

董大參公朴公大父曰應軫解元。官僉憲。丈夫子七。蟬聯科第。有並時爲南北御史者。獨公父未仕。公少

魯。攻苦誦讀。日不能識數行。鄰父見而憐之。謂其父曰。郎君不慧。讀書非其質也。奈何苦之。曷不令牧耶。公聞之。憤丐工畫一牧子牧牛。置座右。益奮勵。堅苦力學。比長而發慧。卒成進士。以文學顯。累官大參。公中年家居時。按楚直指使者。公門人也。其秋當主監臨。欲中公子。先時緘書起居。公密封所擬秋試經旨寄公。公發書覽而火之。竟不以示子。子故亦績學負雋材者。後科遇別直指監臨。亦卒中式。是爲士毅號三泉。公參江藩時。三泉公爲舉人家食。遺僕候公宦邸。公召至榻前。問舉人居何爲。僕對云。里中比年大祲。餓殍塞途。舉人日募工瘞殍。幾千計矣。公惻然。又問曰。舉人故窶甚。募工費何能

辨曰。每一殍計工費穀若干斛。皆貸於族叔某也。公曰。是義當爲者。因還書勉三泉。公大意云。凡義所當爲者。閤然默而行之。更勿以章示人。人微有取名意。則淺陋甚矣。其書尙存。余省覽之中。數百言。諄諄道此事。更無一語及家私也。公嗣致政歸林下。不肯以片字干公府。嘗有鄰翁橫罹盜誣。爲郡捕而過其門。跪泣訴於公曰。公素習我善良。望活我。公曰。汝故知我素不干公府也。其人頓首泣而去。已公徐復心憐之。召之還曰。憶汝昔年新築室。余曾詩以賀汝。尙在否。其人曰在。曰。汝第持此往。余不作別字也。其人執詩以見郡守。守覽公詩。卽懼然曰。而非良善。董公肯以一字假汝耶。遂釋之。其見重於時若此。公晚歲豫爲宅兆。豫製挽歌。中有平生師魯叟。死不憚門不之句。三泉公嗣謁選爲蜀別駕。己丑歲。以公務至京。其年新第進士黃劉陳三公候之邸。公胥令之侍坐。首戒之曰。慎勿輕買田。吾爲舉人時。爲人欺。買田數畝。爲所累甚。甚謹識之。嗣陞州守。宦十數年。許僅一青布袍。一革靴耳。赴任時。諸子請曰。大人平生志節。兒輩能諒。一切生事。不敢少覬望大人矣。第念大人年高。蜀中多美材。後事可爲計也。公曰。唯唯。旣致政歸。諸子迎之水次。間討於公曰。往者兒請命爲後事計者如何。公曰。吾聞之人云。杉不如栢也。子曰。大人今所具者栢耶。公筦爾曰。吾茲載有栢子在。種之可也。吁。公時子孫振振如是。其所種栢子遠而蔽蔭耶。余聞劉端□□師事三泉公。其清節亦有自也哉。

余聞長老述損齋公成進士後。以差過岳州。聞劉忠宣公宅愛在里。造謁焉。忠宣留之飯。飯麥精饌。惟糟蝦一碟。無它具。公因感省。終生持雅操云。噫。嘻。賢詰之相與以有成也。豈在情好歎洽語言懇。

歎哉。雖然亦存乎人耳。昔胡統□□菴無隻雞斗酒之共。而釀成禁學之禍矣。董公顧以是感奮勵修其識豈不遠哉。

王文莊公

鴻儒甫成童

作書端勁得歐顏法。以貧依親屬爲府史者。從治文書郡守段公堅見而奇之。留

居府中衣食之。親課其業。遂入郡學爲諸生。提學副使陳選嘗識其文曰。是經世之文也。舉鄉試第一。成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遷山西提學副使。劉忠宣公薦於孝皇。歷遷吏部左侍郎。以甄拔爲己任。崇獎實行。不純采虛名。嘗曰。濟天下事。惟誠實者能之。趣名者亦趣利。無益也。不見夏忠靖王鹽山乎。惟知有朝廷而不知有親黨。惟知有天理而不知有身家。如是社稷生民乃攸賴云。公於書無所不讀。大要以窮理致用爲主。雖百家之異同亦尋究其原而審其義之所安。故所得宏博與術交發互益。其於六經沛如也。善觀史。每以前代君臣之行事爲案。而已從中斷之。審辨得失邪正。上下數千年。如指諸掌。尤明習國家故事。自祖宗用人行政及前輩立朝行己之詳。皆能一一言之。嘗聞劉文靖誚丘瓊山有散錢而少貫索。瓊山還誚曰。公有貫索而却欠散錢云。乃公讀書以窮理致用爲主。亦有貫索矣。起家非詞林而得謚爲文。有以哉。雖然。世博綜者。恃此休休心爲貫索更妙也。韓魏公爲相時。或謂公之德業無媿古人。但公文章不逮歐陽永叔耳。公曰。吾爲相。永叔爲翰林學士。天下之文章孰大於是。卽此一語。永叔之文章便爲魏公一齊穿鈕矣。我朝最稱該博者。莫如瓊山。乃媚嫉白沙而陰擠三原。雖博亦奚以爲。文靖誚其無貫索。不虛也。或謂文靖爲篋墩短其不能詩。銜之釀成廷鞫之獄。文達之嘆

葉文莊也。亦以疵其詩文故。余惟二公賢相也。或未必然。果若人言。視魏公之度如何哉。顧葉程兩公。以能工詩文。遭讒搆於執政者如此。然則知道者之於詩文。直榆莢視之可也。

吳司空公

廷舉字獻臣

筮仕順德縣。與白沙陳先生游。鄒立齋以直言謫石城吏目。敬禮之。有權璫市葛於縣。

公用其價買二疋送之。曰奉此爲式。如不可。卽還金。且葛雷產也。璫怒取金去。蓋舊買貢物。縣率令民買辦而還原金。公獨不從。督府檄公爲權璫修廟。且召見而款語之。公對曰。守土官非奉舊例新恩。一夫不敢役。分金不敢用。遂辭出。嗣又以事忤逆瑾。被逮。荷校九日。死而復甦。瑾誅。復用。累官至南京工部尙書。卽疏歸。公平生敝衣帶穿。不修藻飾。視財利如糞土。妻子冒饑寒而施。予不較有無。居湫隘。無郭外田。丘墓之寄十餘畝。卒之日。殯殮無具。都御史姚鏌助之。平生篤友誼。見良士身下之。忘其人已。在太學。兄事羅玘。玘病痢。會僕死。公爲煮粥。負之登廁。一晝夜十數返。玘病瘥。同登進士。語人曰。玘四十前。生我者父母。四十後。獻臣生我也。公好讀書。積至萬卷。慕薛文清及胡敬齋。錄采其要言。作詩效陳白沙。覽者見其志。崔後渠曰。銑平生頗識賢士大夫。如吳公真才潔履。厚行定力。鮮儷也。

胡端敏公

世寧

正德中。公由南刑部陞廣西太平府知府。尋遷江西憲副。時宸濠潛謀不軌。吏於江西者

勢怵利啗。惟其欲之是聽。間有稍知順逆者。不過循默自保。觀望規避。以脫虎口爲幸耳。孰有奮不顧身如胡公者哉。疏朝入而禍夕發。竟以脫身間走。得免灰滅。及械繫掖庭。備嘗百毒。朝之用事者。悉受濠賂。幾陷不測矣。賴御史徐文華等申救減死。謫戍遼東。躬履行間。授徒以自業。嗣濠誅。起官。累仕至

兵部尙書太子太保。余惟己卯之變。孫忠烈嬰其難。王文成襄其助。燁然著矣。由公觀之。要皆焦頭爛額之儔也。若公者。其爲徒薪曲突之謀者乎。公爲主事時。嘗自贊云。信而未孚者。多言也。正而未諒者。多戲也。周而若比者。好稱人之善也。恕而若刻者。多發人之奸也。過有甚於此者。輕淺粗疎也。然則無一長可取歟。曰。瞞人之事。弗爲。害人之心。弗存。有利於國之事。雖死不避。三者吾將持。是以終身焉。而前數者。氣質之偏。則亦庶乎其有改也。云。跡公生平。不媿其言公矣。□□□寄食就學。卓有經濟之志。仕幾四十年。雖祿一品。被服飲食。猶素士也。

梁司徒公材平生清苦自持。嚴於操檢。爲杭州守。郡故以繁富稱於天下。公練衣粗食。屏斥華好。泊如也。會入覲。止具一書二帕。以贄京貴。囊中無一長物。知者詫之。歷轉浙江按察方伯。執法不撓。時巡按御史何鉞。同里人也。公以前輩不爲過禮。何疑其易己。積不能平。乃誣公十惡奏之。銓曹察其非實。量移雲南。公居之恬然。不以爲介。曰。御史言果當。卽譴死無恨。否則自有公論在矣。綰藩篆時。凡入民課金。輒令納戶自稱。而親爲監督。主藏者不得高下其手。凡往來傳置。諸所饋遺。卽果疏弗受也。旣爲戶部尙書。蚤緣請寄。一切謝絕。數令親信察市價低昂。攬戶不得乾沒。所省官錢。不可貲算。時相張永嘉新進寵倖。常以意氣折辱公卿。一日於朝會厲聲語曰。梁大用某處糧草當辦。則應曰。已喻。曰。某處折銀當發。復應曰。已喻。張意初輕之。謂其中黯黯弗了也。卽而偵之。則無弗夙具者。曰。渠固若是辦耶。心欽焉。公終日勵約所屬。坐部治事。不得私有出入。卽郊廟大祀。與歲節朝賀。不廢。退食之室。於几榻恆置。

四書律例有間。卽諷誦之以爲常。公嘗曰。秀才讀書做官不要錢。是分內事。不可向人說。況恃以驕人乎。公平生爲國薦賢。不欲人知。曰。恐來物議也。公又嘗曰。昔顏子犯而不校。某敢當之云。卽遇同里何御史事。公言不虛也。可以爲難矣。

蔣司空公瑤爲揚州太守。會武廟南巡。諸省騷動。凡乘輿供御。及官寺宮妾親軍賂遺。莫可費算。公曰。備亦罪。不備亦罪。備則患及於民。不備則患止於身。乃僅鳩供應之具。不復橫斂。以爲媚悅。白衣青布袍。束黃金帶。奔走周旋。權倖江彬輩。橫加折辱。不爲動。一日。上捕得大鯉。謀所鬻者。左右正欲中公。曰。莫如揚州知府宜。上乃呼而屬之。公歸。括女衣並首飾數事。蒲伏而進。曰。魚有值矣。他無所取。惟妻女衣裝在焉。臣死罪。臣死罪。上熟睨之。曰。汝真酸子耶。吾無須於此。其亟持以歸。魚亦不取值矣。由是清節動天下。歷仕至工部尙書。白首懸輿。卒無改於羔羊之節。士論韙之。

論曰。維時乘輿至止。天威所臨。生死呼吸間耳。公拚一身以翼蔽其民。難矣難矣。近世仕宦者。競飭廚傳華供帳。以取上官一時之媚。剝民膏脂而不惜者。獨何心哉。

張少參公

繼孟字子醇

公以禮部儀制司郎中陞山東布政司參議。年未五十致政歸。居林下。家徒四壁立。居旁建茅屋三楹。鑿池爲橋。植竹數竿。扁爲一笑亭。日觴咏其中。禁足不出。客至第肅至階。送亦不出門。卽朝貴枉訪。止折柬相答。於勢利紛華泊如也。嘗言。作人須要有趣。對俗客嗒然無一語。遇學士大人。有道術者。與之譚說名理。揚摧風雅。覺覺不倦。令人灑然不能遽別。前輩一時如西涯相公。蒲汀尙書。

皆海內宿望。常聯輿過訪。公或留坐所。共脫粟之飯。間出蔬果杯酒。三五巡卽止。諸老凡自公第出。輒喜見眉宇。相謂曰。吾儕遇張子。醉一飯。勝倍別家盛筵矣。其爲人愛重如此。楊方伯守魯。旣第。筮仕楊州府。推官。瀕行。候謁請教。公謂曰。只要做得人好。不論做官。做得人好時。充軍也得。爲民也得。夫當後生筮仕初。卽爲此厲語。不爲忌諱。楊公亦終身佩之。不愠爲不吉語。古道如此。年八十卒。卒之日。至無以爲殮。其子以訃聞於諸同年在京宦者。得贈若干金。始克襄事云。

方司徒公純當分宜柄國時。寵賂滋章。天下仕宦。靡然顧化。卽下之簿倅丞尉。無不賄其里之尊貴人。以徼庇植。而里之尊貴人亦多以是爲餌。若輩計者。公見里中此輩。以竿牘通者。輒峻卻之。其人或固以請曰。此具薄俸。非取諸民也。公則蹙容曰。汝俸幾何。俯仰攸賴。奈何推以遺我。王法可畏。民生可念。汝不能其官。我不能爲汝庇。遺我何爲。或復曲爲詞曰。此書一帙耳。公則又曰。余一自入任。所習惟一大明律耳。何暇讀它書。書積不讀。而徒以累他日歸途夫役。大非陰德事也。竟片札不受。里中癡子。反有以爲憾者。余初魁南宮時。謁公。余請拜。公抗顏曰。勿拜。余乃揖已。命予坐。時有郎差臨清者。先在座。公若不禮。余者。第顧郎諄諄誨之。嘗嬰蹙曰。往聞薦紳過此者。必具豐饌華燕。今民窮極矣。如此皆膏脂。非爾我所藉。以奉人面皮者。但遇相知。夙契一飯相延。道故商心。自是欸洽。奈何如此。予初覩公。遇予若甚倨。乃聆其語。戢戢有味於中。不欲辭去。已而官別去。仍一語不及予。予起更端請曰。小子起家蓬茅。願領教。公厲聲曰。爾云蓬茅。誰從母胎中。卽成進士耶。予惶恐不敢再。更端請起辭。公送之門屏間。

謂余曰。子即日廷試矣。上發策必有所欲言。汝對中。須言敬天惟在愛民。親賢當先遠奸。謹識之。毋洩。予乃揖謝教而出。公嘗謂新進者云。作官無他言。作到老學到老。是矣。嗣觀政時。公數數召同鄉中士。紳飲。序以齒列。不論官。座中常有進士以齒加於京堂上者。具嘗惡草而情固款洽也。嘗訊諸進士曰。汝輩幾人一寓。幾人一隸也。大都所言皆前輩時事。時套若勿聞已。余初第時。猶一及見此等風致。幸矣。今亡矣夫。

周中丞公^廷初第時。與其里中進士會同觀政刑部。共賃一寓。共租一馬。更乘出入。一日。公先入部。方回。馬趣迎會。會未及至。而司寇公適蚤至。鳴鐸升座矣。司寇視班行。會不至。詢其故。公前以實對。司寇公大詫曰。今進士俱乘馬耶。亦大異矣。予觀政時。一僮攜冠服。徒步至三法司門。乃服之入也。今士風卽至於此。爲之三慨焉。公語今蕭右司寇^廉云。蕭公亦吉州人也。吁使司寇公觀今士習。慨又何如。

吳太宰公^嶽爲廬州守時。中丞南明王公^廷爲蘇州守。二公同年友也。一日以公務會於鎮江。吳折柬徵王公爲金山之遊。載酒一瓶。米數合。肉斤許。蔬一束於舟中。屏騎從。趣王公同舟而往。王公熟視其具。笑曰。兄昨折柬相徵。招將爲主。延欸我也。其具止是耶。吳公曰。足吾兩人用可矣。多具何爲。比至。吳公命庖丁卽所載酒肉蔬米治具。相與論心話舊。或跌坐磯頭。或倚徙水際。盡歡竟日而還。王公晤余。淮上爲道其事。余喜聞後。嘗模之以待同志云。惟今士紳宴會。如此風致。豈不可嘉尙哉。公爲廬守。無何。以宅憂還里。行間阻陰雨。持公署一傘歸。歸舍仍還之。屬貯庫。余校士於廬。廬人士至今口其事云。公

起復補保定守。後嚴太宰清亦保定守。余每過保定。遇此中士紳。輒詢二公政績孰優。一士紳謂余曰。二公皆吾郡之名守也。嚴之德澤。洽我民肌膚矣。若吳公德澤。則尤入我民心髓也。余嘆羨之後。又遇一主政。主政亦保定人也。余又訊二公政。主政曰。二公清約之節同。仁愛之心同。明敏之材同。但吳公若有天授不可及者。余曰云何。曰。吳公爲政。未嘗用意摘奸剔弊。而內之胥吏隸卒。外之市獵田疇。若皆貫通於吳公之心。而更無一作奸犯科者。吾不知吳公何以至此也。予爲之慨然嘆羨者久之。蓋其誠能動物矣。

黃憲副公卷初官比部。出補山西僉憲。晉陝西少參。已晉憲副。卽解紱歸。歸年才四十又五耳。公歸蓋卽眞明農云。春夏間。家衆悉驅之田作。而獨與其配操杵臼。炊釜作飲食。躬荷而饁之。嘗假農具鄰舍。鄰舍子欲舁送之。公曰。毋。此何時也。假我具。卽德厚矣。奈何又妨汝務。遂自肩之如田焉。公性故孤介。悃悃而逸興甚豪雅。嬰情山水間。域中山嶠水澗。靡不遊至。或乘敝輿。或策欵段。或曳杖躡蹻。翛然咏嘯。飄飄若仙焉。家去城邑四十里而近。經歲不一至。至則市童撫掌歡呼。相指曰。黃公來也。蓋識其輿敝陋云。公居常好客。客至座已。徐起。臨庖。服犢鼻衣。治具。具無兼味。治畢。乃盥手更衣出。卽新嫺上客。率以爲常。余一日偕元孚周進士候公。公歡甚。縱談名理。因及疆場時事。奮然有請纓之志。移日不輟。已有婢從屏間稟曰。烹雞熟矣。請割。公曰。少需。蓋劇談方適。無間也。有頃。婢稟如初。公又曰。少需。如是者三。而公談益劇。乃命婢曰。汝姑自割。旣共饌出。截肋狼籍。不爲意也。公間起入室。余從之。闕其室。一榻

蕭然不啻僧舍。余時已若冷然噓以清風。洒然沃以瓊漿也。退謂元孚曰。吾與子今幸游義皇世矣。相與嗟嘆不置云。耿子曰。夫世約其躬爲苦節行者。類多齷齪迂滯。不能事事。彼蓋矯飾爲名高者也。其真漓其性牾矣。公率性之真。從心之安。孟子所謂人有不爲。可與有爲者非乎。藉令世誠重用之。請纓之志。計能酬。賞不虛也。余又嘗聞里中前輩若鄒劉周李董阮諸公。其風軌大都如是。顧所及覩記者。惟公因憶父老相傳宣正成弘間。里中民物殷盛。閭巷熙熙。有以也。乃今里中身有完服。面無菜色。父子兄弟相聚而無愁嘆聲者。蓋鮮。曷故哉。吏治之日媮也。吏治之日媮。則士節之不立也。士節之不立。則古道之寢微而紛華之爲蔀甚也。卽吾一鄉。而天下可類知已。嗟嗟。孰謂公履爲細謹哉。公蓋古道之碩果矣。余茲重有慨焉。爰拾公一二淺事爲外傳云。

徐主政公

九思

爲句容令。其政專主養民。自身及僚屬上吏供一切裁省。行之三年。上吏猶數撓之。屹然

不以憾也。至六年乃定。九年遷去。邑舊有二簿。一典糧。一典馬。糧簿歲啓倉有例金八百。四百以啖糧。判四百簿自取。公聞遂躬往主收。判簿不得取例金焉。馬簿歲視馬。馬九百餘匹。匹例一金。公亦自往視焉。例金遂絕。邑舊募民兵四百。每兵十金。公兩分之。歲更番募止二百。一歲省金二千。邑當吳越之衝。民疲於供。公令官廩養鵝雞。官池魚。閑地圃之。賓至取供。一不煩里甲。歲自碎小而上。數之省者。胡晉萬計。其養民如此。右胡正甫爲余言。余聞公嘗語人曰。吾昔筮仕之句曲也。甫入境。邑中蒸黎。纒屬遮道迎我。漸邇郊垌。迎者漸夥。僮僮詵詵。無慮千萬計。或趨前導我。或擁後衛我。更番輿我。已奉我堂上。敷座坐。

我座已。是千萬人者擁伏墀下。無問倪旄。呼聲闐闐。僉曰。爺曰爺。吾時悚然內省曰。嗟嗟。是千萬人均同此圓首方趾。橫目噉吻。我無以異也。卽幡幡黃者。亦相率而呼我曰。爺曰爺。彼蓋謂我爲父母云爾也。若何施而乃能當茲父母稱哉。爲之惕息深念者累夕云。吁。徐公之感念若此。此所以汲汲於養民之政。而九年如一日也。嗣陞任司空郎。解紱幾年矣。甲子歲。余督學駐句曲。誤謂公已捐館舍。檄趣祀之名宦祠。維時境內蒸黎。聞之歡呼奔趨。環而拜伏祠下者。亦千萬計。猶初任登堂日也。到今戴之。真不啻父母矣。公之得民若此。蓋感於此一念云。顧今宇內受符爲令者。其入境時。蒸黎依依之狀。想大都若此。目覩之而悚然念者。幾人哉。又余嘗喋喋述公是語。與策仕者道耳。之而悚然者可指數。豈其目其耳。人人殊哉。未之思耳。誠思之。人人有同然者在也。子貞明辛未進士尙寶寺卿

胡公 壽安

初任信陽。調獲鹿。永樂中。任新繁。在官未嘗肉食。其子自徽來省。居一月。烹二雞。胡怒曰。飲食

之人。則人賤之矣。吾居官二十餘年。嘗以奢侈爲戒。猶恐弗能令終。爾好大嚼如此。不爲吾累乎。胡三宰大邑。不攜妻子之任。或謂之。胡笑曰。吾豈無糟糠之念。嘗於是思之熟矣。吾輩讀聖賢書。論居官治民之法。孰不欲砥礪名節哉。及登仕路。以耳目玩好聲色之物。喪所守者多矣。矧婦人小子。尤易惑也。以是計之。故不欲妻子之爲累耳。

附余里詹太守 鑿 守漳州府。已陞長蘆鹽運使。皆脂膏地也。清操嶢然。居常麥粥。竟月無肉食。每飯茹鹽耳。致政歸。子養饌間以肥脆進。公怒推案曰。何暴殄若此。女適劉莊襄少子。公貽書戒之。今手筆尙

存諄諄以崇儉爲教。殺生爲戒。中言已宦所。朝夕惟麥饘以鹽點之而已。後子孫多食貧。鄉人無識者。多殷殷。姍公爲拙。今其孫淑舉湖廣乙酉鄉試。稍足爲清白吏增氣云。

少宰陶文懿公

大臨

余同門同年也。第進士。鼎甲。官翰林。嗣爲今上講官。累遷至少宰。資望將柄用而卒。

公官翰林時。曾以差出京。便過家歸省。尋還朝。一日晤余。慨然太息曰。吾儕一例仕籍。卽令念念濟人利物。日行其德。一生罪業不能贖掩萬一。況吾官此閒局。雖名清華。未得親民。將何修而可。余曰云何。公曰。憶余往以差出京。由京泝越寧家。已由家自越還朝。報命往還。凡幾千里。或由陸而輿。所用負載。役夫不知若干人。或由水而舟。所用牽挽。役夫不知若干人。念茲菜色枵腹之甦。鶉衣毳體之黎。彭彭。林林。皆亦人子也。或當炎蒸。淋汗如雨。喘息若雷。或值嚴寒。跣跋淖濘。衝冒風雪。由此而踣頓道路。委填溝壑者。何可數也。此等罪業。皆由我作。如竺氏果報之說。不誣。能無惕然乎。余聆亦爲之悚然者累日。中心識之不忘。今公倘得柄用。推此一念。天下必多食其福者。惜夫。

傅司馬公

希學

亦余同門同年也。公歷官素厲冰蘖。囊無餘貲。家世以力產作業。務農重穀。廩粟頗有餘。

饒。值里中歲饑。穀價騰貴。公傾廩減價出糶以賑之。計所糶粟得若干金。止留半以分諸子。餘復悉以賑里人焉。惟公故與馮璫保者同里閭。公督撫山東時。保權寵最盛。棘欲交公。相引重。求公一識面而不得。因銜之。撫它事。擠公落職歸。保敗。以薦起。累官大司馬。云。惟公不屑意與里中之權璫交。而顧篤意於里中之餓殍。念是可以觀公矣。或曰。公所出糶粟。乃厥考所積也。非公所自積也。其所留金以遺

諸子者亦約矣。嘻。推厥考之積以仁其里。茲所謂善承考者哉。□以此仁聲遺子孫。所遺子孫者不既多耶。

耿大司徒公 定向 早聞道。言論動履。一率真性而軌古人。初由大行拜御史。巡按甘肅。未期年。推督南畿學。關中故多古書刻。御史得代行。藩臬往往舛數篋送之境上。公於書雅所好。然不欲以篋笥煩輿夫。乃曰。吾入關原三扛。出亦宜如是耳。他書付還。收十三經石刻一部。覽數日。竟留洛陽。以貽洛中諸士子。有司刻石記其事。在御史臺壁間。余故聞其語。頃按洛。睹是石。因嘆此風。今何可復見焉。公督南畿學五年。得士甚盛。士入長安。多持贄來見公。公他物無所受。獨受書。卽書中有緘金。亦令去金而受之。邸中書積與廩齊。人頗疑訝。一日公得差。當出都。盡以書送諸知交爲作別。不攜一冊還也。都門縉紳往來。率循故事。受謁給人。以爲常。公戒門者。毋給人。故知或同志有相從論議者。在卽入白。不在直以告。故謁公門者。人人能亮公不相疑。一日余造公。公方飯。門者傳刺入。公旋出。且行且衣帶。揖而就坐。僮捧一盃茶上。公飲之曰。飯已未嗽口。故先君耳。公事事有先進風。不直此。卽此數者。亦何可多見於晚近世哉。余故增而入之。

王符卿公 汝訓 余嘗與一再晤。視其人冲夷恬雅。竊疑必充養有道者。因夷考其履。諗家世。素饒於貲。足俸素封。乃父封公。尤善綜理。每晨起。握籌課算。計盈縮。或至日昃未食。貲以是日裕。故鄉居時。虞盜患。每至夜分。則募數十人居守。重鍵固鑄。惴惴爲意外防。竟夕或不能安寢也。符卿家食時。卽志聖賢之

學觀其然。深念之。食寢亦不自安。因諭其父曰。天之生財以養人也。人之理財以自養也。世之切於人者。莫於身。至切於身者。又莫重於心也。大人爲此。饑饉者。朝營營然。暮兢兢然。內累其心。外累其身。何爲者哉。古謂厚積者曰守財虜。自今觀之不虛也。兒卽至。恐不肖。不能顯揚大人。安忍大人墮此類哉。封公喻。一日盡招其族里。諭諸夙貸而負者。悉裂券免之。夙所積藏。視戚屬族黨之殺。差貧富之等。而悉捐以散給之。里之人大悅。徙而相依者數百家。所居遂成聚。無煩募人防守。而符卿因益得肆力於學。卒成進士。雅望燁燁起。士林推重。至今其鄉號稱仁里。而戴其封君爲仁人。君子曰。符卿純孝哉。以其親顯者至矣。噫。亦其達如是也。

李公諱值歲荒。出粟千石。以貸鄉人。明年又荒。人無以償。公卽對衆焚券曰。不須復償。及歲熟。人爭償之。一無所受。後復大荒。公仍竭家貲。煮粥濟之。賴全活者以萬計。死者復爲瘞之。人咸曰。公陰德可謂大矣。一日夢紫衣人告曰。上帝知汝有陰德。報在汝後。言訖而去。後謙百歲而終。子孫位皆通顯。



編主五雙王

編初成集書叢

風 遺 進 先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輯著者 耿 定 向

增補者 毛 在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徐

一四七五上

(本校校對者徐壽齡)



83
4
2806